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8月24日第19期

总第165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65 期

纪念老舍专辑

目 录

【专 稿】

启 之 “听话出活”的启示——老舍投湖五十周年祭

【述 往】

齐锡宝 回忆老舍先生奉命写《人同此心》的前前后后

【资 料】

步春生 我家两年来的变化（《人民日报》1951 年 1 月 31 日）

【电影剧本】

老 舍 《人同此心》

【评 论】

舒 乙 老舍未发表的电影剧本

苏叔阳 掩埋了四十二年的热忱

【读者来信】

1. 董援朝、杜远景谈沈迈克的主题演讲
2. 李晓军谈萧小红的文章
3. 余汝信谈胡鹏池《关于“工宣队”情况的若干考证》等文之误

【本刊声明】

【专稿】

“听话出活”的启示

——老舍投湖五十周年祭

启 之

一

一位在法国学美术的博士拿着北京地图，寻找太平湖。跑了一整天，回来告诉我，太平湖没有了，原址上是一大片“钢筋水泥森林”。这不奇怪。城市建设不会在古迹面前让步，房地产开放不在乎人文景观，何况，这正是某些人求之不得。

文革十年，知识分子的非正常死亡出现过三次高潮，老舍死在了第一次，那是1966年8月24日，史称“红八月”。在这段时间里，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北京市的非正常死亡1772人。老舍是其中的著名者。

二

老舍之著名，与他的“听话出活”有关。作家听话，就要出活，应时奉命之作，就要多写快写。1951年初，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现了一篇可心的文章——《我家两年来的变化》。作者是贝满女子中学的教师步春生，这位美国教会学校毕业的知识女性在文章中述说了北平解放以来一家人的变化，盛赞共产党、新社会（见本期资料）。毛告诉周恩来，应该把此文写成剧本，搬上银幕，以广为人知。周恩来电示电影局，陈波儿一时愁云密布——他们帐下的编剧都不熟悉这类知识分子，她突然想起了当时红遍了北京城的话剧《龙须沟》，于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老舍。听话又出活的老舍，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剧本，又按照电影局、艺委会、创作所等处的意见做了修改。可是当电影指导委员会审议这个剧本时，与会者竟鲜有人看过剧本，老舍无怨无悔，将四万多字的剧本从头到尾给与会者诵读一通。

四十年后，苏叔阳批评这个剧本“粗糙”，“剧情的进展过于平直，没有起伏跌宕；人物的个性缺乏色彩，故事简单、人物心态也简单、外露；甚至在语言上也没多少老舍式的丰彩。”就是一个“急就章”。与此同时，苏叔阳也高度地肯定了老舍在这部剧中投放的热情：“作者把自己对新国家、新生活、共产党的满腔真挚的热情，一并交给了剧中人，让他们一个个成了这热情的号角和鼓手。”“老舍先生的观察和感受是那样细腻和真切，他把自己刚刚感受到的点点滴滴都宣泄到稿纸上。他写的许多平凡的细枝末节，在今天看来平凡到不值一提，但那时却充满着一种新奇感，仿佛都是革命性的巨变，让刚刚从美国回归祖国不久的老舍先生兴奋不已。他把自己的这种感受写进了作品。这种真挚、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情，令人深深地感动。”（见本期苏叔阳的评论）

综合苏叔阳的说法，可以说，此剧是一部洋溢着真情的粗糙作品。它的可贵之处，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平凡而真实的细节，从这些细节里，我们可以解读出好多东西。

细节一：

听说解放军进城了，出身贫寒，相貌漂亮的护士李芳，一反平时好打扮的作派，在“花棉袄外面罩上了蓝布褂。赵妈（冯家的女仆）问她：“哟，李小姐，今儿个怎这么素净啊？”李芳应答：“解放军进了城，不能再花狸狐哨的啦！”赵妈说：“那正合我们穷人的适呀！”

“花狸狐哨”是女性追求的一种美，这种美适合人性，但不合适新社会。赵妈说合我们穷人的适，并不意味着穷人就不好美（事实上，穷人更爱“花狸狐哨”），而是因为穷人没有好美的条件。新社会把审美定于一尊，将素净之美，冠以阶级之名，扼杀了其它的审美。在思想改造的大纛下，这种审美会把其它的穿戴打扮，视为异类。而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国家机器的保护下，借助红卫兵的“破四旧”，剪长发、毁旗袍、砍高跟，把全国上下弄成一片灰蓝。

细节二：

从英国回来的冯光斗大夫，进了自家的院子。院中已贴好标语：“欢迎爸爸回国！”“欢迎爱国的爸爸！”“为人民服务！”等等。还有大明写的一条：“我们爱毛主席，我

们爱爸爸！”冯大夫（看标语），说：“在香港听说，只准爱毛主席，不准爱爸爸，多么可笑！”

历史地看，香港的“反动宣传”非但不可笑，而且很有预见性。若干年后，中国大陆就只准爱毛爱党，而不准爱父母了。香港的反动派从阶级斗争的理念中，看到了人伦亲情的末日；从“大救星”的称谓里，看到了“造神”的生机。从《东方红》就闻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就嗅到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事实证明，可笑的不是海外的反共宣传，而是老舍和他的化身冯光斗大夫。正是他们的轻信与听话，把自己送进了太平湖。

细节三：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知识分子对跟美国打仗转不过弯来，故事的女主人公岳春江是个积极分子。学校党支书动员她给本校的教员们做思想工作：“你既不在党里，又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你说话不会招大家疑心。”

岳春江带了头：“我当初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我现在来控诉。那时候，我们的校长，一个美国老太太，每天要检查我们，看我们擦了口红没有，袜子缝直不直，坐着要拉好衣襟，鼻子上老得扑粉，不准发红……这就是教育，她和那些美国教员不喜欢我们中国话。她们天天告诉我们，慢慢的我们自己也承认了，美国的一切都比中国好，中国人是低等民族……。这种教育使我不敢挺起腰板做人，使我自卑，苟安！我们今天一定不要怕美国，真理不是枪炮所能打碎的！”

刚从美国回来的老舍应该知道，在文明程度上，当时的中国从整体上讲，远不如美国。美国老太太的例行检查，是在用另一种文明强调女性的教养。美国人的“美国中心主义”充其量才一百年，中国人的“华夏中心主义”少说也有上千年。美国人不喜欢中国话，中国人何尝喜欢美国话！美国的教会学校当然要宣传美国好，中国的孔子学院能说中国坏吗？老舍借岳女士之口，唤起民族自尊心；借民族自尊心，宣传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是个双刃剑，它既可以激发学大庆、学大寨、造导弹的热情，又足以唤醒义和团精神——火烧

英代办处，打砸日本车，叫嚣武力，拥抱战争，以统一之名“解放”台湾。

对于这样一个为时政做宣传，为执政党歌功颂德的剧本，电影指导委员会全体通过了。然而，不识好歹的江青却不通过：“老舍执笔写的《人同此心》就不要搞了。老舍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干脆，拉倒吧！”

这是“听话出活”的人们最初尝到苦果，老舍们的命运注定是通往太平湖的，江青的下场，也从这里透出了消息。

三

“听话出活”遇到政治运动，就要做两件事，一是检讨反省自己，二是批判揭发别人。1951年11月，在电影《武训传》批判之后，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老舍写了《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一文——

我不准备多说话，我准备充满热情的和朋友们一块儿学习，从头学习到底。

在学习的进程中，我可以预料到，我会一点一点的发现我心里的毛病，现在，我还没法子说出那些毛病都是什么，使用一部机器，要时常的检查，擦泥、上油。我们经常使用脑子写文艺作品，可是并没有时时检查，擦泥、上油。是时候了，我们应当马上详密地检查我们的思想。一部机器坏了，不过成为废物而已，不会兴妖做怪。我们的思想有毛病，却还可以产生作品，产生无益于自己，有害于人民的作品，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一个有文化有才气的文艺工作者，怎么会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呢？可是，就拿过去的几个月来说，报纸上、刊物上所检讨的那些有错误的文章，小说、戏剧、电影、连环图画，还不是咱们自己人的“创作”吗？是的，正因为咱们有文化有才气，咱们才爱自傲自夸，什么“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什么“悬之国门，不能更改一字”，全是咱们自己的吹牛夸口啊。最容易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毛病的，就是咱们文艺工作者，我自己是其

中的一个。

还是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很自傲我有点幽默感，结果呢，在我以前的，甚至于现在的作品中，我就往往不管立场，凡事都付之一笑，大家妥协，天下太平！妥协，还要革命干什么呢？我没反对过革命，可是我的没有原则去幽默，就无可原谅地发扬了敷衍苟安，混过一天是一天的“精神”。这多么危险！假如我现在还不及及时地去学习思想，改造思想，我便是自暴自弃，自绝于人民与人民革命！

因为我有二十七年的文艺工龄，大家伙儿往往叫我老作家。一般的说，“老”字表示尊敬。可是，假若一个老作家在思想上还跟不上后起的朋友们，又有什么可尊敬的呢？假若我自己承认：既是老作家，就不必再求思想往前进，岂不是倚老卖老，越来越没出息么？

被尊敬是光荣的，但是在新社会中，人是不该恋恋不舍地回味过去，而需要面对明天，争取为新社会服务，专凭卖老字号，而不充实自己，不久一定会垮台。字号越老，才越需要改造。老的东西不是更容易腐坏吗？

在这里，我愿意跟在座的老作家们一起下决心，给年轻人起做个好榜样，认真学习，热诚地学习，教我们返老还童。不要老气横秋地甘心断绝了自己的文艺新生命！我不再多说，我愿在学习中和学习后再说出我的一切毛病和心得。

此文发表在1951年第5卷第5期的《文艺报》上。一位在旧时代就著名的老作家，以这种温和而诚恳的口吻谈自己的认识，歌颂改造自己的学习，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沈从文很想学习，以不断绝文艺新生命，结果呢，到故宫当讲解员去了。巴金很想学习，写了小说《团圆》，歌颂“最可爱的人”，反而挨批。曹禺一直在努力学习，结果呢，再也没写出好东西。大家都想学习，问题是，学的是什么？

二十多年后，《武训传》批判被羞羞答答地否定了，文艺整风、思想改造成了“洗脑”的同义词。听话的老舍，与老舍的听话，意义何在？

四

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吴祖光被周扬、夏衍、田汉等人构陷成右派。在批吴祖光的大会上，为了说明吴祖光内心的肮脏，老舍举了两个例子——

吴祖光年轻的时候常到广和楼听戏，戏园外有个臭尿池，池旁边有个豆腐脑摊。吴祖光欣赏这里的豆腐脑，欣赏一旁的臭气逼人的尿池，欣赏一旁站着挨打受气的科班学生。他不管尿池怎样的臭，也不管挨打挨骂的小学生如何痛苦，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老舍：《吴祖光为什么怒气冲天》，载《剧本》1957年第9期。]

吴祖光也留恋旧日剧场的后台——那里有挎着枪的国民党特务，特务对演员讲最淫秽的笑话，演员的脸都吓白了，但仍得装出笑脸听他们的不堪入耳的笑话。而吴祖光却——

喜爱这样的后台，欣赏那些挂着枪的特务，欣赏那些淫秽的笑话。他认为这样的后台好极了，温暖极了，很有戏剧性，是他创作的源泉。至于演员如何被人家欺凌，被人家戏弄，他是不管的。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同上。]

老舍的批判也带着他的个人风格，不像曹禺。刚入党的曹禺，一连推出两篇檄文。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一文中，曹禺把吴祖光比成强盗的同伙和坐探：“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说起黑话来，而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吴祖光，在这当口，你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¹在《质问吴祖光》一文中，曹禺发现吴祖光摸出的是三把刀子——第一把是反对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第二把是今不如昔（吴祖光说过“今天的社会不只是和1943年的重庆的社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从戏剧的角度上看，比当时还

¹ 曹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载《戏剧报》1957年第14期。

坏”。)第三把是知识分子的口是心非(吴祖光在一次发言中谈到:“譬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样写和应该怎样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就难怪我们的剧本写不好”。)曹禺这样回答吴祖光:“我曾经写了一个歌颂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今天我要说,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写得太好了。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右派分子)暴露出来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实在太齷齪、太无耻”。¹

五

文革后,曹禺谈到吴祖光:“我是对不起他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反右时,我写了批判他的文章。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不管这些客观原因吧,文章终究是我写的,一想起这些,我真是愧对这些朋友了。现在看,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运动到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在文革中,我躺在牛棚里,才从自己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些。”

吴祖光和曹禺的学生刘厚生,对曹禺的表现做了这样的分析:“解放初期,他觉得共产党什么都是对的,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另外,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比起解放前,他的地位、名誉和待遇要高得多,统统都有了。在经历了一段之后,他很清楚,每次政治运动过后,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了。这点,他看到了,所以,每到关键时刻,他就犹豫了。说真话,还是跟着表态?这时,他就不那么率直了”。²

如果老舍活着的话,他肯定会像曹禺一样向吴祖光表示忏悔。他知道,他所说的“广和楼”,出自于吴祖光1956年2月写的一篇文章——《三百年来旧查楼——广和剧场的故事》。在这篇散文中,吴祖光追述了广和楼的历史,讲到了梅兰芳对广和楼的深厚感情,

¹ 曹禺:《质问吴祖光》,载《戏剧报》1957年第15期。

² 张耀杰:《吴祖光与曹禺的文坛恩怨》,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回忆了少年时代在那里看戏时的种种趣事。他确实提到了那里的豆腐脑和尿池：“院子里一直通到东面剧场的地方摆满了小吃摊子，有馄饨，卤煮小肠儿、豆腐脑、爆肚儿、烧饼、奶酪……紧挨着这些卖吃的旁边就是一个长可丈余，广及三尺的尿池。可是吃东西的人还是接连不断的。这里的小吃都是有名的，我至今还能回味广和楼的卤煮小肠儿和豆腐脑儿等等的滋味之美”。他也提到了那里的科班学生：“北房三间上面附带三间小楼的是广和楼的账房，出科的学生每天演完了戏就到那里去拿已经为他数好的‘戏份儿’。富连成的班主叶春善经常正襟危坐在当中的太师椅上，我们看戏的经过时赶上开门常能看见他”。

¹是什么力量使性情真淳的老舍从这些文字里发掘出“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的内涵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吴祖光在文中的感慨：“我们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日新月异的变化啊！从一个广和楼剧场也能看见我们的新中国：把旧的、腐朽的摧毁，把新的、美好的建设起来！”为什么做人做事一贯认真的老舍，竟毫不顾及作者这些发自肺腑的感情呢？

至于老舍提到的后台，在吴祖光的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1943年他写过一篇《后台朋友》的散文，两年后，他把此文收到集子中，并以它作为散文集的名字。在此文的结尾，吴祖光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爱后台，我爱戏剧。我是那么深，那么深地爱着的。然而有谁不爱呢？除了那些顽固派的伪君子之外，有谁不爱呢？”²他之所以对后台有如此深情，不但是因为在后台工作的“那么多的无名英雄”让他感动，更主要的是后台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安慰：“尤其在抗日时期那样悠长的岁月里，我们在飘泊流浪中生活，生活里总免不了有些挫折和不如意的事情。在发愁的时候，后台给我快乐；在痛苦的时候，后台给我温暖；在写不出东西来的时候，后台给我启发；在灰心丧气的时候，后台给我鼓舞……”³

在反右运动开始的前几天（1957年5月12日），《剧本》杂志的记者采访吴祖光，吴祖光批评了戏剧界“难得听到真话”，“比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么写和应

¹ 《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第85--8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

² 鄂力、吴霜选编《吴祖光谈戏剧》，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³ 同上。

该怎么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他又向记者讲到了解放前的后台，并且与解放后的后台做了一番对比：“我们具有传统的亲切、温暖，就像家庭一般的剧院和后台已经变成了衙门；别的不谈，第一道关就是‘门禁森严’，‘闲人免进’。像我这样的闲人因此缘故，已经几年没有像从前那样到后台去取得温暖了”。¹

此文发表在1957年的《剧本》上，老舍以“后台”做文章，是受了这篇文章的启发。吴祖光在文中没有提到那些在后台横行的特务，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强调的是后台美好的一面。深谙文理的老舍何以会失去常识？这种穿凿附会为什么会发生在宅心仁厚的大作家身上？老舍当初是吴祖光和新凤霞的主媒人，他是否想用这种拙劣的口诛笔伐来摆脱干系？换言之，老舍是否也像曹禺一样，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利地位而对朋友落井下石？

六

苏叔阳写过一個纪念老舍的戏《太平湖》，在排练的时候，“一位文革时还没念小学的年轻演员突然哭起来，说他简直不明白这么热爱新中国，热情歌颂新生活的老舍为什么会遭到那样的命运。”苏叔阳沉痛地告诉我们：“这位年轻朋友的提问应当载入史册，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提问和思索。”²

为什么信仰危机，道德凋零？

为什么“反自由化”无疾而终？

为什么加害者与受害者常常同为一入？

为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新时期的座右铭？

.....

如果老舍先生九原重坐，还会“听话”？还会“出活”吗？■

2016-8-24

¹ 鄂力、吴霜选编《吴祖光谈戏剧》，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² 见本期苏叔阳文。

【述 往】

回忆老舍先生奉命写《人同此心》的前前后后¹

齐锡宝

1951年早春二月，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一天早晨，还没有到上班的时候，就听见陈波儿同志办公室的电话铃，响得十分急促。我拿起话筒一听，不禁大吃一惊，原来电话是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打来的。当我告诉对方，昨晚波儿同志他们讨论剧本，会散得很晚，所以现在她还没有来办公室时，话筒里却传来周总理本人的声音。他要我放下电话后马上去找几份1月31日的《人民日报》。等波儿同志一来，就请她和艺委会、创作所的几位同志阅读第三版上步春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家两年来的变化》。他说：毛主席看了这篇文章以后，说它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子解放后思想感情的变化，应该是故事片电影的好题材，建议电影局拍一部这样的电影。请波儿同志和大家研究一下，怎样完成毛主席交代的这个任务。并且告诉我他们的决定。

一放下电话，我立即从各个办公室搜罗出4份1月31日的《人民日报》。波儿同志听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马上把报纸分送给艺委会主任蔡楚生、剧本创作所所长王震之和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并请他们读完《我家两年来的变化》一文后到办公室来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当天下午几位看过了文章的同志聚齐了。大家觉得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请谁来写这部影片的文学剧本，因为在人民电影事业草创初期，调到电影局来担任编剧的同志，不是来自延安，就是来自各大军区搞文艺或宣传工作的同志。大家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引下，都把深入和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塑造工农兵的光辉形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

¹ 齐锡宝此文发表在《电影创作》1994年1月号。

标，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生活在国统区刚解放的知识分子，不但不熟悉，而且也没有想到过要去熟悉。因此，在电影局现有的编剧中，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事有凑巧，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话剧《龙须沟》正轰动全城，《龙须沟》的作者正是50年代初刚从美国回来的老舍先生。一想到老舍先生那么快就写出了反映新旧社会伟大变化的好作品，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要能够胜利地完成任务，非请老舍先生来写这个文学剧本不可。当陈波儿同志向周总理汇报电影局将尽全力完成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并决定商请老舍先生担任影片的编剧时，周总理十分高兴，说请老舍先生写剧本，跟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过了两天，又是一个大清早，波儿同志把我叫到她办公室，极为严肃地向我交代说：“老舍先生已经答应为电影局写这部影片的文学剧本，但是市委的领导同志说，他的腿脚不方便，要我们给他配备一个助手，为他采访、收集素材。我考虑你过去在复旦大学听过他的《文学讲座》，现在又在文学研究所听他讲《文协时期的斗争》，是他的晚辈、学生，你去做他的助手，可能他会觉得比较方便，所以决定派你去给老舍先生当采访助手。你赶紧交代一下工作，同时也给文学研究所打个招呼，今天就去丰盛胡同10号老舍先生家里报到吧。”¹

工作很快就交代了，倒是向文学研究所请假费了不少时间，所以往老舍先生家里走时，竟忘了打听迺兹府丰盛胡同该怎么走。到了西单牌楼，正碰上一辆三轮车。我叫住三轮，说我要到迺兹府丰盛胡同10号，问他能不能把我拉到那里，要多少钱。蹬三轮的同志把车停下说：“您是上舒先生家不是？上车吧，您哪！”因为事先没有说价钱，等车拉到后，我递给他旧人民币五千元，²就往大门里走，蹬三轮的拦住我，找还给我三千元，说：“到这儿，两千元够了。”我略感意外地看着他。他笑了笑，和从小院南屋出来的同志打了个招呼，出门拉着车走了。

¹ 1951年老舍先生的住宅坐落在迺兹府丰盛胡同十号，现在改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

² 1951年旧人民币五千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五角，二千元相当于二角。

对这件事，我当时确实觉得奇怪，以后常坐三轮或人力车去老舍先生家，几乎每次都一样，只要说一声拉到丰盛胡同10号，根本不用讲价钱，车一停，给二千元准行。我还了解到很多蹬车的和拉车的都曾经掏钱买票去看过《龙须沟》，他们对老舍先生把干他们这一行的写进戏里，着实有一份真挚的感激之情。

更有趣的是，当天气热起来时，每当车拉到了，我往里走，拉车的人也会同我一起走进小跨院，往影壁前的小板凳上一坐，干脆休息一下，喝杯大磁壶里沏好的茶再走。如果遇上卖小金鱼儿的、卖花的也在小院里歇脚、喝茶，那他们兴许就坐在那里聊开了。原来老舍先生家的大门，是向所有这些劳动群众大敞开着的，无怪大家对丰盛胡同10号竟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丰盛胡同10号是一座小四合院，经过影壁走进去，里面是一个较大的院子，院子的两边有修整得干净利落的花畦和东西厢房，中间一条铺着方砖的小路一直通向北屋，客厅和老舍先生的书房、卧室都在这北屋。往客厅走的时候，我不免有些紧张。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先生应复旦大学洪深、伍蠡甫、陈子展等几位教授的邀请，到复旦来主讲《文学讲座》，因为洪深先生他们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一向都叫伯伯，所以老舍先生一到复旦，我见了他也就叫伯伯。现在参加革命了，革命队伍里对谁都称同志，可1950年冲着洪深先生叫了声“洪深同志！”却惹得他大为恼火。这经验又让我觉得管父执辈的叫“同志”未免不合适，在文学研究所听老舍先生讲课，为这称呼不好办的疙瘩，我就没有特地过去向他问好，现在面对面地见到他，该怎么称呼呢？

从影壁到北屋这短短的一段距离，不容我想出个子午卯酉就走到了。老舍先生已经坐在客厅里，还没有等我开口，就听见他高兴地大声说：“啊，锡宝，原来派来了个你呀！”听到他那亲切高兴的声音，我很快松弛下来，脱口而出叫了声：“舒伯伯！”就跨进了客厅。他笑着从桌上的磁筒里抽出一支冰糖葫芦递给我，让我先喝热茶，吃糖葫芦。然后说：“你先坐下，我们好好谈谈，这可是个光荣的任务啊！咱们得加把劲，争取尽快完成。”

我说：“是啊，周总理在电话里说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波儿同志他们研究了半天，

也请示了总理，认为只有请您写剧本才有把握完成任务。我能来跟您学习，实在太幸运了，我一定努力工作。”

他想了想说：“写东西本来应该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琢磨、酝酿，也要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下笔才能准确、传神，这次写作时间不允许拖长，必须收集极为丰富的材料来弥补时间仓促的缺陷。”随后，他从茶几上拿起一叠写了人名、地址和简短说明的稿纸递给我说：“这些是我考虑应该去访问的大夫和老师，我希望你不但访问他们本人，最好通过组织介绍，能和熟悉他们的人多交谈，听取他周围的人对他的认识和评论，访问下来，不必整理出文字记录，只要当天向我口头叙说就行。”

可惜我一直珍藏着的这些说明姓名、职务、地址、哪位大夫、哪位教师要着重谈哪方面的情况的老舍先生的手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被洗劫得荡然无存。事隔四十多年，我现在还记得的是，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按照老舍先生列出的名单，挨个儿访问了当时协和医院、北大医院、人民医院许多有名的大夫，也访问了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师大附中等几所中学的校长和教师。

每当我到丰盛胡同向老舍先生汇报材料时，他总要先喝几口热茶，让我自己到桌上的磁筒里选一支爱吃的冰糖葫芦，一面吃着，一面就像叙家常一样把我访问过的大夫或老师的谈话，连同他们的衣着、神态都向他述说一遍。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说起协和医院脑外科的陈大夫原来家境贫寒，发奋苦读考进了协和医科大学，他想学外科，但外科主任说，外科大夫的手必须细致得能够绣花，他那粗手大脚的，哪能学外科。陈大夫当时二话没说，跑到街上买回软缎、丝线和刺绣用的工具，开始学刺绣，等到医学院正式分科，他提出选外科的同时，交上好几件精美无比的绣花制品，那位外科主任终于被他的坚韧毅力所感动，让他攻习外科。老舍先生听后很感动，他说：“你采访时能注意这种素材，很好。要真正熟悉和了解一个人，这些细微末节的事往往很关键。这次虽然用不上，以后如果写一个性格坚毅的人，它可能就是很好的细节。”

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市委有过指示，在先生写作期间，不让其他的事情去打扰他，所

以我去丰盛胡同时，大多数时间家里都十分清静。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极其清楚的有这么几次：一次是上海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等著名越剧演员来北京演出。她们希望能拜访老舍先生，听他谈谈对她们演出的意见。她们是下午来的，那天天气很好，北屋前正洒落一片温煦的阳光，老舍先生让人在门前摆好一圈椅子，他和大家团团围坐在阳光下，非常轻松愉快地聊天，既赞扬了他们精湛的演出，也谈了一些戏曲改编文学作品的意见。

一次是曹禺先生刚随赴苏代表团参观考察后回北京不久，没有事先联系跑来看他。进门不一会儿，就该吃午饭了。老舍先生放下工作，招呼大家一起到东厢房的餐厅里。只见餐桌上摆满了各种蘸饺子吃的佐料和剥好了的蒜瓣儿。还没有入座，曹禺就问，饺子是什么馅儿的，一听是三鲜馅儿的，他乐不可支，指手划脚地对我说：“咳，这可是赶上了，他家的三鲜馅饺子堪称一绝。注意，吃起来可得一口一个。”老舍先生马上接口说：“不是一绝还不敢说，吃起来得一口一个那是不假，饺子讲究的是要包得个儿一般大小，能一口一个才不会把馅儿里的汤汁流出来。”

香喷喷、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时，真让我这个南方人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有见过包得这么精致、漂亮的北方水饺。有的简直就像能工巧匠捏出来的工艺品。曹禺先生吃得高兴了，说起他这次去苏联和吴晗同志先走，没有翻译同行，他们不会俄语，一路上瞎指着菜单点菜，尽吃肉，实在腻味透了。看着吴晗那副无可奈何的神情，他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服务员递上菜单时，他对服务员说了一声“米沙”——俄语，肉的意思——马上张开双臂上下舞动，同时嘴里发出“咯咯，咯咯”的叫声。那位服务员恍然大悟，那顿饭他们终于换了口味，吃上了铁扒鸡，看着曹禺先生一面表演，一面得意的讲述，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老舍先生一面笑，一面大声说：“快斟上酒，切一盘德州扒鸡来，为曹禺老弟的绝妙高招干一杯！”

整个下午就在欢笑中轻松地度过，我记得这是老舍先生接受创作任务以来，唯一没有工作的一个下午。

第三次是老舍先生正向我交代要用车接我访问过的哪几位大夫到丰盛胡同来开个座谈会。他预备动笔了，想亲自和几位大夫谈一谈。我们还没有计划好，却被两位上海私营制片厂的客人打断了。其中的一位，我记得是上海著名的演员周伯勋。他们急于要见老舍先生是商谈购买《龙须沟》的摄制权问题。他们说了一些有关私营制片厂目前的处境，希望轰动全国的名作《龙须沟》的拍摄，能对他们的发展有帮助。当时我在波儿同志身边工作，知道电影局对帮助私营厂的存在和发展已经作了安排。同时我也想到老舍先生的力作《龙须沟》如果让实力不足、和北京又相距甚远的上海私营厂来拍摄，肯定会影响作品的质量，但是以我的身份和地位，又不容许我插嘴说什么，尽管心里非常着急，也只有在旁边坐立不安地瞪着眼看看老舍先生，又看看周伯勋和他的同伴。当我终于听见老舍先生说：“谢谢你们的好意，请让我和市委商量一下再作决定。”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送走客人以后，老舍先生问我为什么一言不发，干瞪眼？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道：“谢天谢地，您实在英明，我真怕人民艺术家的伟大作品，拿到上海私营厂拍会糟蹋了。这件事我回去马上向波儿同志汇报，希望您一定把它留给电影局所属的国营制片厂拍。”老舍先生点了点头说：“刚才瞧你那样儿，我知道你心里有个小九九儿。”略微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补说了一句：“你能够掌握分寸，挺好！”

后来《龙须沟》终于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完成，影片的导演是冼群，主要演员除程娘子改由于蓝同志，丁四改由张伐同志扮演外，其他都是人艺的舞台演出原班人马。据说老舍先生对影片还比较满意，对于蓝同志扮演的程娘子，不但演出了她外在的泼辣的一面，也刻划刻画出了程娘子内心深处的善良、淳朴的本质，尤其感到高兴。为此，他曾亲笔题写了一幅立轴送给于蓝，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幅立轴却被抄走，失落了。

经过几个月听取素材和酝酿，老舍先生于6、7月间写出了题为《人同此心》的电影文学剧本初稿，他把手稿交给我说：“你带回去请陈波儿、袁牧之同志他们内行看看，我没有写过电影剧本，请他们提提意见，我可以抽时间修改。”初稿没有打印，只在陈波儿、蔡楚生、史东山、章泯、王震之等几位同志中很快地传阅了一遍。读过剧本的同志从电影

对文学剧本的要求出发，提了几点意见，由我陪同王震之同志到丰盛胡同向老舍先生传达了大家的意见，并对他不辞辛苦地为电影局写文学剧本，表示感谢。

没过多久，老舍先生对剧本作了修改。修改后的剧本由创作所打印后分送到文化部各位部长和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常委，请他们审阅和提意见。我记得由文化部部长兼电影指导委员会主任沈雁冰主持召开的讨论剧本的会议，老舍先生亲自参加了。现在我仍然准确地记得参加了那次会议的有陆定一、周扬、邵荃麟、丁西林、李伯钊等几位同志。可能因为分送剧本的是电影局创作所，而通知开会的是文化部的同志，工作上有些脱节，也可能是到会的都是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工作忙，抽不出时间看剧本，所以到会的很多同志一面向老舍先生祝贺他又写出了新作品，一面又抱歉地说他还没有拜读过大作，只能带着耳朵来开会。

那天陈波儿同志恰巧因公外出，没有出席会议，王震之同志和我面面相觑，急得直冒冷汗。虽然把带来的几份打印稿一一送到没有看过剧本的同志的手上，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沈部长虽然也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是事已至此，也只好宣布开会。当沈部长说完这部影片是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和周总理的指示，电影局才商请老舍先生执笔写剧本的原委以后，老舍先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听说很多同志没有来得及看剧本，今天多耽误大家一些时间，由我先朗读一遍剧本，然后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说完，他坐下来，翻开面前的剧本，开始高声朗诵。一部四万字的文学剧本，他竟声音洪亮地一口气读下来，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参加会议的同志被他的激情感染，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会议室里静悄悄的，真是连根针掉下来都听得见响声。后来还是沈部长说，大家刚听完剧本，先休息几分钟，准备意见，十五分钟以后复会。这时候老舍先生嘱咐我说：“回头大家提意见时，你好好记录一下。”

以后，我整理的记录交给了老舍先生，原始记录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失落了。现在虽然无法记述当时究竟对剧本提了些什么意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会议上并没有提出任何否定这个剧本的意见，也没有做出不拍这部影片的决定。

老舍先生奉命创作的这部作品被扼杀，是一位特殊人物一手造成的。我记得很清楚，在这次会议后不久，当时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常委的江青，知道陈波儿同志回到北京后，特地来找波儿商量，准备召开一次电影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1952年电影创作题材的规划。她说：“在这次会议上，要设想工、农、兵题材各占多少的恰当比例，更应该制定出写三大战役的宏伟目标，至于由老舍执笔写的《人同此心》就不要搞了。老舍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干脆，拉倒吧！”

江青进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让我回避，听了江青说的这些话，我真感到进退维谷、忐忑不安。幸好这时候波儿同志让我去找蔡楚生、王震之同志到她办公室来，我如释重负，赶紧趁这个机会溜之大吉，通知了蔡楚生、王震之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办公室去。直到后来波儿同志生病，找我帮她整理完成《人民电影事业从无到有》的总结时，我才知道那时候江青已被任命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波儿同志不久也将到中宣部去担任电影处副处长。

江青是以中宣部电影处的名义否定《人同此心》的。这是后话。

就在我躲出办公室的那天晚上，波儿同志找到了我，她很郑重地对我说：“今天上午你在办公室里听到的事情，绝对不能外传，老舍先生是知名的作家，他很热情地为我们写剧本，我们决不能让他感到不快。明天你陪王震之同志再去一趟丰盛胡同，带上《龙须沟》的稿费，由你们亲自交给他，告诉他《龙须沟》的摄制计划已经制订，将来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还会为剧本的改编、外景的选择、演员的深入生活等许多事情去麻烦他。《人同此心》的摄制计划如何安排还没有定下来，所以剧本的修改可以缓一缓……”

波儿同志说到这里有些犹豫起来，好像不敢肯定这样说是否妥当。这时候，我忽然冒出了个主意，我说：“波儿同志，老舍先生特别喜欢花，现在街上卖的玫瑰花甬提有多好看，不如买两盆特别好的玫瑰给他送去，就说《人同此心》的写作让他受累了，送上两盆鲜花，请他休息时欣赏。先别忙着改剧本，等投入拍摄时再说。”也许当时波儿同志确实

内心深处感到不安，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居然同意了我的办法。于是第二天我陪着王震之同志，带上支票，带上一盆黄色的、一盆深红色的玫瑰，一起来到了丰盛胡同。两盆十分出色的玫瑰还真让老舍先生高兴得赞赏不已。因此王震之和我就比较轻易地完成了任务，告别了老舍先生。

虽然几十年政治上的风云变化、生活上的坎坷起伏拖住了我迈向丰盛胡同的脚步，但是老舍先生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对我的关怀和爱护，却永远深藏在我心底。文化大革命中，我当然是蹲牛棚的牛鬼蛇神，所以发生在太平湖的悲剧一直到我们被发配到干校时才知道。

在悲痛中我想起 1951 年在丰盛胡同度过的日日夜夜。想起老舍先生不顾自己的健康，满腔热情地赶写《人同此心》的情景。我仿佛看清了从屈原、李白一直绵延到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坎坷道路其实是相通的。汨罗江、长江、太平湖都有水，不论是流水还是止水，总之，都是水。1966 年 8 月的那一天，老舍先生是否想到了历史上这些伟大的诗人，想到了汨罗江和长江，才纵身跃进了太平湖呢？

四十二年过去了，许多知道老舍先生曾经奉命创作过《人同此心》的同志，都已经先后与世长辞。我应舒乙同志之请和《电影创作》编辑同志之约，追忆往事，将我记得十分确切的情景如实地写下来，以寄托我对敬爱的长辈和老师——老舍先生的深切哀思。

1993 年 11 月 10 日

【资 料】

我家两年来的变化

步春生（贝满女中数学教员）

两年以前我象个冬眠的虫子，钻到土里去逃避严寒。那时，我不知道春天是否会来。我是剥削阶级出身，在燕园度过我的大学时代，在教会学校教过书，对残酷寒冷的现实，我丝毫没有战斗的勇气，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回到家里，关起大门当主妇。丈夫陈景云是个非常老实的好医生，我赞成他的纯技术观点。他负担全家的生活，我就只管看孩子。那时我曾想：生为一个女子是比生为一个男子好些，可以躲在家里不碰那污浊的社会。我把家庭布置的很舒服，还顾着三个佣人。朋友们都说我是个好内助。孩子们一个个像消过毒似的，大孩子长到十一岁，没有大人接送还是不许出门，甚至和邻居都没个往来。我们不愿闻问政治，好像自己是超乎一切。虽然有时候也觉得郁闷，那就只有发发牢骚，第二天仍然毫不变样的过下去。

解放的锣鼓像春雷似的惊醒了我。我走出了大门，呼吸着温润的带着春草香味的空气。呵！一切都活跃起来了！我住的胡同里，住下了年青的红脸庞的解放军。他们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爱他们。我开始把孩子们撒出去，也开始和邻居们往来。现在，我们的家和外面逐渐打成一片，我的十一岁的大孩子文泰也被批准为青年团候补团员了。让我回忆一件动人的事实吧！一天晚上文泰躺在床上忽然把我叫去说：“妈妈，你知道吗？我们的学校现在建立了少年儿童队了，我又参加少年儿童队了。”他的眼里闪着快乐的光辉。他小小的年纪就觉得这是很愉快很光荣的了。他给了我鼓舞，也给了我力量。学生时代的热火又在我的身上燃烧起来！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爱伦堡在第一次世界和大上的报告，我的心燃烧到了白热程度，脑子里从早到晚老转着一个念头：“我也要去救火！”但那时景云正

在伦敦学习，我需要照顾四个孩子。于是我决定先充实自己：看一些政治的和文艺的书籍，后来又集中读毛主席的著作。十年不读书的我，自然是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己解决的。这时我遇见了郑德芳同志。战前我们是好朋友，“七七”事变后她去了解放区，虽然十二年的分离，在她已是平地建起楼阁，而我这边却是遍地野草一片荒芜，但我们一见之后，又和十二年前一样的熟悉起来。她给了我很大帮助，通过她，我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

1950年2月，我走出家庭，在贝满女中当数学教员。这个任务叫我十分惶恐，我立刻好好地，虚心地学习。王鸿文同志是一位青年教师，按年龄她差不多能作我的女儿，她叫我“妈妈”，这“妈妈”可凡事都去向“女儿”请教。学校里的党对我帮助很大，经常教导我。当我和一些同志认为“没时间多读书，真急人”时，党支书陶凤娟同志就指出：“实际工作也一样能帮助人进步。”她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从此，我才把实际工作看得和理论学习同等重要。陶凤娟同志是我十年前的学生，今天虽然她的工作作风非常谦虚，但我仍像小学生一样常去找她解决问题。就这样，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开始了我的集体生活。

“五一”劳动节，我随着学校去天安门参加庆祝会并受检阅，那天下了一阵大雨，但是大家都坚持着，而且兴奋地完成了游行。上灯后我回到家里，全家都在等待着我，并安排了很热的一锅水，预备我回来立刻洗一个暖浴，我一面洗，一面怀念着我们一同去的同志们和同学们，我想住校的人们那能每个人都得着暖浴啊！我很不安心，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一进校门就听说昨天由大会布置下来，每个单位都准备滚热的姜糖水给参加游行的人喝，到夜晚又有政府和中共北京市委员会的同志们来慰问。我立刻想：新中国真是一个美满的大家庭！

景云是一九五〇年一月从伦敦回到北京的，在北大医院工作。在这以前，我随时将祖国的和我们家庭的变化写信告诉他。我一直觉得他未能亲身经历这伟大的、空前的、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是一憾事！他回国后，我尽力为他弥补这损失，将所知道的传达给他。当我学了刘少奇同志在“五一”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就找了个机会将这篇东西介绍给景云看，

这讲话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到了“五四”的前一天，我和文泰都准备第二天再受检阅，景云就开始考虑他参不参加的问题。但我不了解北大医院的情况和他对检阅的看法，因此没有帮助他做决定。结果他还是留在家里写讲义。到了十月一日，景云就完全肯定地、兴奋地参加了教育工会的队伍，到天安门广场去接受检阅，这天回来我已很疲乏，而他到晚上还带着孩子到儿童医院的屋顶上去看焰火。

十一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全家都行动起来：文泰首先在学校签名参加志愿军，我领导贝满女中教育工会（我自九月当选为工会主席）配合行政和学生会，掀起时事学习和宣传工作的热潮，景云则参加了志愿手术队，并且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出发前方去了。我几次晚上带回学生写的慰问信来读，这给了孩子们很大的教育，他们也都写了好些慰问信，连在初小二年级的文元、也费了很大力气写了两封信给朝鲜小朋友。三岁的文宜也爱说：“杜鲁门你混蛋，麦克阿瑟你混蛋。”我想：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成长的孩子，对于“混蛋”的认识也是更深一步的。

今年一月十三日，我听了伍修权代表的报告后，孩子们都围着我问这问那，我就向他们作了一次传达，孩子们安静地兴奋地听着，比任何时候都有纪律。我想：这样小的孩子都这样关心国事，新中国的远景该是多么灿烂啊！他们的态度也教育了我，我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应该赶快抓紧时间啊！

我很羡慕景云，他常有信来，从他信里可以看出，他的工作热情非常高，进步也非常快。他最近来信要我整理一些骨科用具设法带去送给手术队，他说：“我们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一切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我们要尽力贡献我们的一切。”就这样，我的全家都在前进着。当然，我们还有不少的缺点，但是才只有两年的工夫啊！我们的生活就整个变了样，两年来我的家庭的变化，给了我这样的经验，我们不能等待进步，必须虚心学习，努力工作，争取进步！我们不能一个人闹进步，还必须大家团结、互相鼓励，一起进步！

■

此文原载《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第3版

【电影剧本】

人同此心

老舍

人物表：

- (一) 冯光斗：男，四十岁，河北人。北京的外科名医。身量不高，结实有力。手小而灵巧。没有什么嗜好，只爱运动。虽然喜爱美术，但没有它也不要紧。对业务极尽心负责，倾向技术主义。脾气相当的暴，可是心地纯厚。不修饰，不拿架子，有时候非常天真。
- (二) 岳春江：女，冯光斗的太太，三十八岁。身量和丈夫差不多，比他胖些。虽然已是中年妇人，可还很活泼，在欢笑的时节，还能使人想到她青春时的俏丽。她很和蔼，也能干，可能在社会上作一番事业，也可能在家中作贤妻良母。她喜爱文艺，文字写得颇清顺。她的思想常常走到丈夫的前面，时常使她注意新事物，有新感觉。
- (三) 冯大成：男，冯光斗的长子，十五岁。在初中读书。非常的厚道，但并不傻。
- (四) 冯大玉：女，大成的妹妹，十三岁，刚在高小毕业。聪明，好运动，拔尖。
- (五) 冯大明：女，大成的小妹，七岁，刚入初小读书。
- (六) 赵 妈：女，五十多岁，冯家的女仆。无儿女，在冯家多年。干净利落，心眼也好，只是爱多说话。
- (七) 张 竹：女，四十岁。岳春江的老同学。共产党员。她是岳春江的好友，毕业后分手，久不相值。解放后，始相遇于北京。在读书时，不修边幅，有名士派的样子；参加革命后，变为勤苦爽利，做事近情近理，不涉偏激。
- (八) 小 陕：张竹的男孩，八岁。
- (九) 吴惠全：男，冯光斗的朋友，同事，医道亦高。三十六岁。他是阔少出身，往往目空一切，不易接受新思想。衣服漂亮，上唇蓄短须。

- (十) 李 芳：女，二十七岁，护士。出身寒苦，长得漂亮。她好虚荣，好修饰，以掩饰自己的寒贱，但仍保存着一些苦人们的高尚品质——肯学习，直爽，耐劳。她富情感，多运动，但爽快可爱。
- (十一) 孙 铭：女，三十多岁，护士。不十分精明，但有责任心，为人正直。
- (十二) 丁今夫：男，二十三岁，医院实习生。为人喜进取，关心政治，但有时候忽略了读书。
- (十三) 老 王：男，五十岁，医院的送信员。身体好，心眼不错。但有时好偷懒。
- (十四) 郭志贞：女，二十多岁，中学教员。以前她是岳春江的学生。她不甚结实，但心中有劲，思想前进。
- (十五) 保 长：男，四十多岁。国民党时代的保长，滑头滑脑。
- (十六) 警 察：男，三十岁。国民党时代的警察。
- (十七) 小军官：男，三十多岁。国民党时代的小军官，横眉立目，狐假虎威。
- (十八) 小 孩：男女小孩数人，都是大成的邻居。
- (十九) 解放军：一人或二人，在冯家附近警卫。
- (二十) 李 雄：伤员。
- (二十一) 关连泰：伤员。
- (二十二) 程振英：伤员。
- (二十三) 工作人员若干人：服务于军医院的，包括医生护士。
- (二十四) 担架队队长：一人。
- (二十五) 担架队队员：若干人。
- (二十六) 群众：若干人，军医院附近的居民。
- (二十七) 警卫：一人，军医院的警卫。

第一段

景渐现：北京北海公园的秋景，悠然而逝，化入距北海不远的一处人家。小楼一所，院子不小，脱露中秋瓜垂架，青菜一片，间有花木。楼下堂屋门上，悬一巨匾，文为“是乃仁术”。这是冯光斗医生的住宅。屋中已有灯光，孩子们在欢笑。

景转入屋中。客厅甚大，亦雅洁。桌椅不多，都是新式红木的。沙发成套。壁上悬中国画二三帧，装潢款式；像片二，一为冯光斗半身像。一为十年前岳春江与张竹合照，（岳衣装都丽，张潇洒自然），镜框精美。窗内一笼。蓄二小鸟。岳春江坐沙发上，大明面对妈妈，与妈妈打花巴掌玩。大玉坐另一处，读故事，岳一边与大明玩，一边注意大玉；不喜其吃过饭即读书。

岳春江：（与大明齐说）打花巴掌咧，二月二，老太太爱吃白糖棍儿，烧着香儿捻纸捻儿，

牡丹牡丹花儿，串枝连儿…（手仍拍）大玉，刚吃完饭，别又看书！

冯大玉：（放下书）我不用功，怎能考第一呢？

岳春江：跟小妹玩会儿。

大玉与小妹玩耍，妈妈立起，走到屋门。门铃响。

冯大玉：大概是哥哥回来了。

门铃再响。岳春江往外走，赵妈亦由厨房出来。

赵 妈：送信的吧？

岳春江：我去！

二女孩停止玩耍，都跑到屋门。等着。妈妈回来。二女齐问。

冯大玉、冯大明：爸爸的信吧？

妈妈进屋中，赵妈也跟进来。

赵 妈：是由馄饨来的吧？

冯大玉、冯大明：（一齐笑）伦敦！什么馄饨呀！

赵 妈：（也笑）我记不清洋地名儿！我说，太太，写信让大夫快回来吧，这么兵荒马乱的！

岳春江：要不是为国内乱七八糟，他还不会出国呢！大明，该洗脚去，跟赵妈走吧。

赵 妈：来呀，小妞子！

冯大明：妈，等着，等我洗完脚，再念爸爸的信啊！

大明随赵妈走去。

门铃响。

冯大玉：这回准是哥哥了！（跑出去。）

妈妈拆开信，只看了一点，大玉与大成一同进来。

冯大成：妈！（放下书包。）

岳春江：你上哪儿啦。大成！教我这么提心吊胆的！

冯大成：下了课，一个同学拉我上他家去了！

岳春江：以后，下了课就回来，省得我不放心！

冯大成：妈，人家都有朋友，就是我没有！

岳春江：不是我不教你出去……（叹气）唉！

冯大玉：你看，又招妈生气！

岳春江：我没生气，大玉！我心里不好受！我跟你们，特别是你们，都不应当老圈在家里（拍）像那两个小鸟似的。当初啊，我跟张竹一块念书的时候。

壁上岳张合照移近。

岳春江：我们俩都说，毕业该去给社会服务。我做了一年的事，不行，我看不上社会那些卑鄙齷齪，就干不下去了！

冯大玉：张姨儿呢？

岳春江：这好几年没音信。谁知道她怎样了呢？我空有知识，可是没有用处。我难受！

冯大成：你就跟爸爸结了婚，是吧？

冯大玉：废话！妈妈不结婚。哪里有咱们？

岳春江：有了你们，我就有了事做。可是，我到底心中还憋着口气。我纳闷：我这一阵子，除了管家务，养孩子，还另外有点用处没有！

冯大成去看爸爸的像片——移近。

冯大成：我就盼着爸爸快回来，好带我们出去玩玩。

岳春江：哼，你爸爸的心里也不好受。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他自己开业，不肯给日本人做事。胜利了，他欢欢喜喜的到医院里服务，可是，医院里乱七八糟，臭官僚做院长，他才设法到英国去。他要是现在回来。还不是又得常闹气？

赵妈拉着大明回来。大明穿着睡衣。

冯大明：洗完了！看看我的大白脚！（得意的伸出脚）妈，该念爸爸的信了吧？

赵 妈：对啦，我也困了！

岳春江：（读信）我近来很好。我的本事已被外国人看出来，有什么疑难手术，他们也来跟我商议。

冯大成：爸爸真棒！在外国已是头等大夫。

岳春江：（还念信）上次大成的信写的很好，要再来信！

大成得意的笑了。

岳春江：（还念信）大玉的字写得有进步！

大玉得意的伸大指自夸。

岳春江：（还念）大明该换牙了，教赵妈不要给她铁蚕豆吃！

冯大明：（唱）铁蚕豆，大把儿抓，娶了媳妇不要妈。

门铃响。大玉跑出去。

赵 妈：真冤枉！我几个给过她铁蚕豆吃呢！

大玉同吴惠全、李芳进来。吴穿西装，李打扮得也漂亮。

岳春江：嗨喽，吴大夫！李芳！

大家彼此周旋。

岳春江：大成，大玉，你们该温功课去。赵妈。带大明走，她该睡了。

孩子们招呼客人：“再见，吴叔叔！李姨！”而后规规矩矩的走开。

李 芳：冯太太，你真有本事，把孩子们养得多么好，多么听话呀！

岳春江：他们的是乖，可是，近来我常想，这么老实的孩子们，将来怎么抵抗得了那个恶社会呢？

吴惠全：（先把屋门关好）大嫂，先别往那么远想吧，眼前的事就不得了！

岳春江：是呀，物价一天涨八次！

吴惠全：还不仅是那个，（低声的）八路军快打到这儿啦，咱们怎么办呢？

李 芳：我反正不怕！我是贫苦出身。只有这几件漂亮衣裳，脱了它们，我马上就变成共产党！

吴惠全：李芳，你说话小心点！隔墙有耳，我说，冯大嫂，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岳春江：这不是，他刚刚来了信。他可是没提回来不回来。

吴惠全：大嫂。给大哥写信，教他在香港等我！

李 芳：你要上香港？

吴惠全：事情成了，我也带着你，你可千万别先到处乱嚷嚷去！我是说，我有点积蓄，拿出来，跟冯大哥到香港去开业。那么一来。国内就是乱得天翻地覆，我们也就管不着了！大嫂，你看呢？

岳春江：（想了想）那么办好吗？咱们是有知识的人，怎好往殖民地跑呢？

李 芳：我看啊，冯太太，咱们也不便那么固执，顶好是随遇而安。以我自己说，到香港去玩玩，开开眼，倒也不错，我就是喜欢新地方，新事儿。

赵妈端茶进来。倒茶。

赵 妈：吴大夫，小姐子教我告诉您，您的领带太漂亮了！

众笑：（景隐）

第二段

冬。上午。解放军已至郊外，城内人心惶惶。

街景：路上三五成群都是兵（国民党的），行人很少。

靠近城墙根的小街，人喊犬吠，大兵们拆卸住户的街门，往城墙上运，建筑防御工事。

景化入冯家。大小四口俱在屋内。大成呆视鸟笼。大玉假装不怕，来回的走。大明最慌，屡欲哭。岳春江相当的镇定。

门铃响，大家惊疑。赵妈去开门。同丁今夫进来。

岳春江：丁今夫。外边怎样啦？

孩子们围上他，似有依靠。

丁今夫：我来看看师母！千万别怕，别慌！这就快有好日子过了！

岳春江：怎么！你怎么知道？

丁今夫：从前，冯老师老责备我，说我不用工。我不是不想用工，可是因为关心政治，心就不专了。师母，你看，活在这个乌漆八黑的社会里，我能不关心政治吗？我不能详细的说，我只来给您送个信；要留点神，可是不要害怕；解放军一进来，就一定太平了！我们要抱着希望，可别发慌害怕！（景隐）

岳春江匆匆穿大衣。戴手套。

冯大成：妈，你干什么去。

岳春江：你好好的看着妹妹们，我上街去看看，就手儿弄点吃食来。

赵 妈：街上那么乱，您别去！。

岳春江：没听丁今夫说吗，不教咱们害怕，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米还有；咸菜，盐，鸡蛋呢？

赵 妈：别管鸡蛋了，您能弄点咸菜，盐来。就算不错！

景化入街上。岳春江勇敢的往前走，看见兵们抓伏，打人抢东西。天上飞着大的运输机与民航机。（景隐）

傍晚。冯家客厅内。大明扯着赵妈不放。大成大玉出来进去。吴大夫背着手来回走，急躁不安。李芳未施胭粉，无聊的看着一本美国画报。岳春江最镇定，安坐，看着鸟笼。

赵 妈：（抱起大明）李小姐，我们太太真有两下子。早半天出去一趟，把咸菜什么的都弄来了，还弄来十几个鸡蛋。

李 芳：冯太太是有点本事！

吴惠全：哼，大嫂，要是听我的话，早早的上了香港，何必着急弄不到鸡蛋！

岳春江：我恨不能马上出城去看看。看看八路军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今儿个早上看见了守城的兵。他们一定守不住城！

吴惠全：怎么？

岳春江：他们欺负老百姓，失了民心！

李 芳：八路军呢？

岳春江：我不知道。我想，他们不会再比国民党的军队坏！

吴惠全：你要知道，大嫂，那可是共产党的军队，对你我，还能够有什么好处吗？

李 芳：不用怕，我是护士，你是大夫，咱们有用处啊！

赵 妈：我看啊，你们都是多虑，别怪我嘴直心快啊！自古以来，谁好谁就得天下，谁坏谁就玩儿完，不是吗？

吴惠全：大嫂，我们来是为给你仗胆的，我不应当反倒这么教你不痛快？我道歉！大成，大玉，来，咱们玩玩吧！

赵 妈：吴大夫，李小姐，不是我太不客气。天不早了。要走就走吧。太晚了，遇上拉伏的，可不是玩的！

吴惠全：谁敢抓我呀？我在北平，大小有个名声！

李 芳：我先走，还得值夜班呢。冯太太，别害怕，我有空儿就来看你！

李芳往外走，大成跟着去关门。景移至街门。大成刚开了门，保长。警察，小军官即一挤而入。小军官抓住大成的臂。

冯大成：（高声喊叫）妈！妈，快来！

李 芳：放开他！我说你啊，放开他！（推了小军官一把。）

岳春江，吴大夫跑来。

冯大成：妈！

李 芳：（又推了小军官一把）没听见哪？放开他！

岳春江：怎么回事？

保 长：调查户口，冯太太。

岳春江：里边坐吧，请，（顺手把大成拉过来。）李芳，你走你的。

警 察：先等等，别走！

岳春江：你们来调查户口，怎么不教我的客人走呢？李芳，走你的！

李 芳：真岂有此理！（走去。）

岳春江领众入内。赵妈正在窗内往外看，见大家进来，急扯大玉大明躲开。众入室，小军官往四下里看。

保 长：冯太太，这位是一一（指吴）

吴惠全：吴大夫，冯大夫的同事，来看看冯太太。

警 察：冯太太，现在八路军已经到了城外，咱们每家都要出壮丁。’

岳春江：他是个孩子，不能算壮丁！

小军官：干脆拉他走，废什么话？！

岳春江：你敢！你敢拉他走，我会跟你碰死！

保 长：冯太太，这位长官也不容易！

警 察：这年月，大家不容易！冯太太，你看着办！

岳春江：我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贿赂你们！你们是给国家做事的，就不懂法令吗？

小军官：拉他走！走！ ‘

冯大成：妈！妈！

吴惠全：（对保长）我是冯大夫的朋友，（递钱）求你赏个面子！

岳春江：吴大夫，你不应当那么办！

保 长：得啦，冯太太，这位大夫既然帮了你的忙，还再多说什么呢！（拍拍大成的头）

再见啦，这两天少出去！

警 察：（看保长手中的钞票）冯太太，惊动你，对不起！

小军官：（看保长手中的钱）再见，小弟弟！

三人走出去。吴大夫跟着去关门。

冯大成：妈，妈，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拉我干什么去？

岳春江：（坐下，气得发抖，说不出话。）

吴惠全：（进来）大成，没吓着呀？大嫂，别生气啦！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没理可讲，要不怎么我老想到香港去呢！

岳春江：哼，我老以为各扫门前雪是好办法，谁知道会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就是咱们不关心政治的结果！教八路军进来吧，把这样的保长，警察，军人，全消灭净了！

（一声大炮，）大明尖锐的哭起来。（景隐）

数日后，北京解放，解放军入城。军乐声，欢呼声，自远而近。冯家四口儿在院中，均兴奋。

冯大玉：妈，我非出去看看不可！

冯大成：妈，你不是要看看解放军什么样儿吗？还不走？

冯大明：我也去！

岳春江：可是，我又怕！万一他们教我失望呢？

李芳跑了进来。她没有打扮，穿着花棉袄，上罩蓝布褂。

李 芳：（兴奋的）八路军进城啦！还不看看去啊？

孩子们：（一齐喊）走！李姨儿带我们去！

冯大玉：戴帽子去哟！

一窝蜂似的跑去拿帽子。

李 芳：冯太太，我可以带他们去吧？我会照管孩子！

赵妈同孩子们回来，她给这个正正帽子，给那个围好围脖儿。

赵 妈：哟，李小姐，今几个怎这么素净啊？

李 芳：好吧，解放军进了城，不能再花狸狐哨的啦！

赵 妈：那正合我们穷人的适呀！

孩子们：走啊，李姨儿！

孩子们扯着李芳往外跑。

岳春江：乖乖的听李姨儿的话啊！

赵 妈：八路军也不是到底什么样儿？孩子们出去不会出毛病啊？

岳春江：赵妈，你看家，我也看看去。（急入室，找大衣等。）

街上。岳春江没找到孩子们，也不再找，立在人群内看队伍进行。看到一队“女兵”，她举起手来，想喊些什么；但只张了张口，没有喊出。泪漫漫流下来。别人喊：解放军万岁，她跟着喊起来。炮队过来，她看见了大成、大玉都在炮车后边坐着呢。李芳抱着大明，正设法把她也放上去。她往前走了两步。想叫下孩子们，可是笑了一下，退回来。担架队过来，她看见带队的是张竹。她以为是认错了，跟着张往前走。张挺脱俐落，精神焕发，已全无名士派气息。

她认准，那确是张竹。

岳春江：张竹！

张 竹：谁？你是老岳？

张竹不便离队，只握紧了岳的手，岳跟着走。

岳春江：你，你简直变成另一个人啦！

张 竹：告诉我你的住址，好看你去。

岳春江：（掏出名片给她）快来呀！我要跟你说不知道多少话！

（景隐）晚间。岳春江，冯大成，大玉在客厅内。

冯大成，要是白日咱们照下个相来，照出咱们在炮车上，给爸爸寄去，够多么棒！

冯大玉：妈，解放军多么好啊，一点也不像以前的大兵！

岳春江摘下壁上的“岳张合照”。

冯大成：妈，你干吗摘下它来？

岳春江：别再挂着了。看着难受，看看张姨儿。看看我！怨不得解放军打胜仗呢。人家解放了女人，连张姨都变成硬邦邦的战士！

冯大玉：妈，咱们马上给爸爸写信，写长长的！妈，你写怎么看见了张姨。哥，你写解放军什么样子。我写咱们坐炮车。

赵妈拉着大明进来。大明背着手。

冯大玉：大明，你写什么？

冯大明：我已经写好了！（把手从背后拿起来）看！（她画了一位解放军，枪很长）枪有多么长，老打胜仗！

大家欢笑。

岳春江：走。写信去！（景隐）

春天到了。胡同内设了个机关，离冯家不远，一位解放军人在机关外警卫。赵妈由学校接回大明，吃午饭。大明看见解放军，即往前跑。

冯大明：同志，下了班，再给我说个故事呀！

解放军：（正在岗位上，不好说话，笑着点点头。）

赵 妈：快回家吧！（扯大明躲开解放军。）

大成大玉在后面，看见赵妈的举动，大为不满，跑到解放军身前。

冯大玉：同志，别生气啊，赵妈是个老顽固！

解放军：（笑了笑。）

冯大成：没事的时候，同志，还得给我们接着说打蒋介石的故事呀！今天星期六，下午我们不上学。

冯大玉：同志，我们回家一定检讨赵妈！

当日午饭后，冯家院内，大成兄妹而外，还有几个男儿童。他们正开会，检讨赵妈。大玉登在小凳上，做主席。大成与另一男孩，坐在大玉身后，是主席团。其余的或坐或立，是群众。赵妈立在一旁，为自己辩护。

赵 妈：我也知道解放军好，可是习惯成自然，我还是，怕大兵！

一女孩：解放军好，不是大兵。（众鼓掌。）

一男孩：解放军爱咱们，咱们也得爱他们！（众鼓掌。）

冯大玉：以前，哥哥大成差点教大兵抓了走；现在，解放军跟他成为朋友！解放军好不好？

大家伙：好！（热烈鼓掌。）

冯大玉：赵妈的文化不够，得先学习！好不好请大明教给赵妈识字？（众鼓掌）好不好请大成教给她思想？（众鼓掌。）

冯大成：（立起来）主席，我打算搬到学校去住，恐怕没有工夫教赵妈。

赵 妈：什么？就凭你个大傻子似的，也去住校，得了吧！

一女孩：就请大玉担任吧？（众鼓掌。）

一男孩：我建议，用大会的名义，给冯大夫打电报，请他快快回来，为人民服务！（长时间鼓掌。）

冯大明：也告诉爸爸，给我带个洋娃娃回来！（众未鼓掌，她不悦）不给我鼓掌，我不玩儿了！（众笑。）

一女孩：我提议，上我们家里开会去！

冯大明：我不去！

下午，冯家客厅里只有大明与妈妈。大明玩娃娃，妈妈看书。院中有人喊，“老岳！老岳！”

岳春江：进来，张竹！（迎出去。）

张竹带着小陕进来。母子都干净健壮。张夹着两三本书。

岳春江：（与张热烈握手）这是谁？

张 竹：我的孩子，生在陕西，所以叫小陕。小陕。叫岳姨儿！

小 陕：岳姨儿！（敬礼。）

岳春江：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张 竹：都有三个孩子了！

岳春江看看张竹，看看小陕。仿佛不知如何是好了。

岳春江：真不敢相信！一你会变得这么干净利落，还会把孩子养得这么好！

张 竹：我受了党的培植，教育，孩子得到政府的照顾，怎能不像个样儿呢？（指大明）

这是老几？

岳春江：最小的。来，大明，叫张姨儿？

冯大明：张姨儿！

张 竹：真乖乖！可惜，我忘了给你带点糖来！

岳春江：大明，好好跟小陕去玩，告诉赵妈沏茶。

冯大明：（拉着小陕）走，我给你找玩艺儿去，（二人走开。）

张岳落座。

张 竹：（扫视屋里）你的生活，看样子，还不错呢！

岳春江：我？我没有生活！自从那天见着你，我几夜都没睡好，在学校里的时候，我的功课比你。现在，你成了革命的战士，我还是在家里看孩子，这相去有多么远呢？

张 竹：出去做点事吧！

岳春江：有人要我吗？过去的十多年，我的世界就是这个院子，除了办点家事，我跟死了

一样！

张 竹：也不能那么说吧！你现在可以有用了，社会上需要你！

岳春江：需要我？

张 竹：一定！你有知识，你有能力，怕只怕缺乏点新思想。思想一变，你就成为最有用的人！给你，你先念了这两本书，有不明白的，可以问我。

岳春江：（抱书怀中）这可好啦！真要有那么一天。我又敢到外边去活动，死而复生，我忘不了你的好处！

赵妈端了茶来。

岳春江：赵妈，这就是我常说的那个张竹！她说啦，我还有用处！可以去做事！

赵 妈：您好哇，张太太！

张 竹：我娘家姓张，叫我张同志吧。

赵 妈：您敢情是女革命党啊？

张 竹：你怎么知道？老太太！

赵 妈。别那么称呼我呀，还小啊，才五十五！您那位少爷告诉我的，他正教给大明怎么土改呢！

岳春江：土改？

赵 妈：他已经把厨房给我啦，说不久就可以领什么证！

张 竹：土地证！（笑得前仰后合。）

赵 妈：得了，我这就放心了。共产党敢情不是红胡子，蓝靛脸！您喝茶吧，不陪您！

景变为院内。岳春江与大明送客人。

冯大明：别让小陝走！我们的土改还没做完哪！

张 竹：（笑）我们再来！老岳，写信给老冯，教他快回来，我可能到他的医院去做事。我们需要他那样的专家。

晚间。岳春江在灯下写信，已写了两大张。大成轻轻的进来。

冯大成：妈，给爸爸写信哪？

岳春江：我把张姨儿的话全写了去！

冯大成：妈，商量点事；我可以住校去吧？以前，我不大合群，放了学就回家。现在，我应当有团体的生活！

岳春江：学校里的伙食苦，你受得了吗？

冯大成：别人受得了，我就应当受的了！

岳春江：你看怎好怎办吧。

冯大成：（高兴）那么，明天我就搬了去！

岳春江：不拆洗拆洗铺盖吗？

冯大成：用不着，妈！解放军打仗，有时候能一两个月不脱衣裳；他们身上脏，心里可干净呢！

岳春江：好！把你刚才这几句，也给爸爸写了去！他在外国，不了解咱们的情形，咱们越多写越好，好让他快回来。

冯大成：我去住校，你放心吗？

岳春江：在解放前，我一定不许你去。现在，我放心啦！大成，过暑假也教大玉去住校。

有赵妈看着大明，我也去做事，咱们都出去，都出去，连那俩小鸟都该放了！从此以后，谁也不再在笼子里！

（景隐）次晨，东方一片早霞，岳春江，大成，大玉，大明，立院中。大成托鸟笼。将笼门打开。小鸟飞鸣而去，红日上升。大家鼓掌。

第三段

张竹到京不久，即以军事代表的资格，到同仁医院调整人事，培植前进分子。这医院即冯光斗、吴惠全、李芳等做事的地方。后来，张竹做了院总支书。

夏天早晨，铃响，大家到小礼堂听讲大课。李芳闻铃声，飞跑而去，表示积极。她虽已换穿制服，仍不掩减她的漂亮。她坐在最前一行。

张竹随着一群人进来。

吴大夫最后进来，什么也没拿，坐在最后。他仍穿西装，神情傲慢。

张 竹：都到齐了吧？请各小组组长报告昨天分组讨论的结果。

李 芳：（首先立起来）张竹同志！我们的组长孙铭请病假，我替她报告。

还没到下课时，吴大夫乘张竹转身写黑板之际，偷偷溜出去。

吴在院中徘徊，看看花，拔一两棵草。

岳春江很快的走来。

岳春江：吴大夫，看见张竹没有？

吴惠全：（指礼堂）还没下大课。

岳春江：你怎么不上课去呢？

吴惠全：我听不下去了，出来吸点新鲜空气。我有我的工作，不能一天到晚老跟着开会。

这里是医院，不是议会！

岳春江：教人看见你不去开会，不是怪不好的吗？

吴惠全：不要我，正好！家里有点底儿，闲个一年半载的，还不至于挨饿！冯大哥怎样？

岳春江：就快回来！

吴惠全：那好极了，我净等他回来，好商议商议我们应当怎么办。他注重技术，技术又真

高，他跟我站在一块儿，跟他们干，才能把这个医院——不是议会——办好！

铃声，大课下班。吴大夫匆匆走开。

李芳跑出来，招呼岳春江，把岳拉到人少的地方。

李 芳：冯太太，冯大夫要回来了吗？（岳点头）那太好了！告诉你，我凡事积极，真干。

可是，护士小组的组长落在孙铭手里。现在，护士长出了缺，我怕孙铭又跑在我的前头去。冯大夫晓得我的本事，他回来必定能帮助我！同时，听说你跟张竹是

老同志，你也得帮帮我的忙，把护士长弄到手！我不能白积极，白努力，而什么也得不到哇！这件事托你啦！（见张竹来，匆匆走去。）

张 竹：老岳，干吗来了？

岳春江：来告诉你，我已经找到了事，暑假后到新时中学去教书。还有。老冯秋天，至迟一入冬，就回来！

张 竹：这可是好消息！

岳春江：可是，张竹，你得有个准备！老冯是要由英国回来，思想也许一时改不过来。他是技术主义者。我就怕你专讲思想，他专讲技术，弄不到一块儿！

张 竹：放心吧，老岳！凭他的那点技术，我们能不尊敬他吗？我们一定能弄到一块儿！况且，我跟他说不通的时候，不是还有你哪吗？

岳春江：就那么办了，凡是我能发生作用的事，我必尽心尽力，一定发生作用，再见，我到学校去！

岳春江由医院出来，扬眉吐气的在街上走。看见地上一块瓜皮，已走过去，又转回，拾掷垃圾箱中。看见一部卡车，满坐艺人，缓缓前进。宣传防疫。她跟着车走，面上现出羡慕的笑意。车上一女艺人唱：

“您要问新社会是什么样？

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

岳鼓掌。离开卡车，看见工人挖下水道，她不怕脏，立住凝视，见工人的汗，一滴滴的落在泥土上。她受了感动。

她跑到新时中学找郭志贞。郭是团员，从前是岳的学生。郭正在准备学生登记的一切。

郭志贞：老师，今天干什么来了？

岳春江：给我点活儿干！

郭志贞：（拿起一堆表格来）可是——怎么好意思，教老师一张一张的盖印呢？

岳春江：拿来！什么活儿都是人干的。（一边紧张的工作，一边闲谈）老贞，你把我介绍

了来，恐怕我要给你添许多麻烦！

郭志贞：添麻烦？

岳春江：嗯，当初我教过你，现在你得教我，我还有多少事想不通，想不好，都要来问你！

我认识点这个新社会了，我愿意走进去，可是还不大知道怎么进步，我怕走错了，对不起人！

郭志贞：放心吧，老师！现在是学的也教，教的也学，没多大困难！

岳春江：好！在原则上，从前的教育是为了个人造就个人，今天的教育是为社会造就个人，对吧？

郭志贞：差不多！你歇会儿吧？老师！

岳春江：我要做事，多做事，一天做两天的事，好补上十来年的空虚！（擦了擦头上的汗）以前的我怕出汗，现在我知道了出汗多么舒服！（景隐）

岳春江回到家中，三个孩子正在院中浇菜。

冯大成：妈，回来啦？没坐车吧！看这两脚土！

岳春江：还说我呢！看看你自己吧！

冯大成：那还不算！妈，看这个！（伸出手）手上都起了泡！在学校里，我扫地，种菜，练杠子，什么都干！同学的越说我是少爷，吃不了苦，我越挂火！妈！你摸摸，（伸臂）棒不棒？

岳春江：（摸他的臂）比从前硬多了，可还不算顶棒！

冯大成：还得多练！多练好了，我就去当海军！

冯大明：（为表现自己，急伏地上，双手拄地，全身起落，）妈，看我呀！看我！

岳春江：真棒。小妮子！

冯大明：我能连做五次！（可是臂一软，爬在地上。）

冯大玉：妈，看我！（拿鸡毛把一种花粉，移向另一种花上去）哥哥要当了海军大将，我就成了中国的米邱林！小妹，来水！

冯大明：（提小水桶走去）就来！

赵妈帮大明提出水来。

赵 妈：我说，你们这么糟践水还行吗？

冯大玉：水多少钱一吨？菜多少钱一斤？你合计了吗？你不懂怎么全面看问题！

赵 妈：（端详大家。见每人身上鞋上都不干净）那是你种的菜呀？要没有我，早全死啦！

你们都给我进去，不要再弄！看，连大人带孩子都快成了泥水匠啦！

冯大玉：泥水匠？我们哪个比得了泥水匠？

赵 妈：好，等你长大了，去嫁个泥水匠！

冯大玉：那才好呢！只要他是个劳动英雄！

大家都笑。（景隐）

第四段

深秋，冯光斗由英返国。岳春江，张竹，吴惠全，孙铭，丁今夫，都到车站迎接。

车站上，岳春江等快活的同冯大夫往站外走。

丁今夫：冯大夫，我照顾行李去，您就不用管啦！（握手，跑去。）

孙 铭：一半天见，冯大夫，我先回医院去。（握手，走开。）

张 竹：把一位顶有名的医生接到了，我真为全医院高兴！好啦，你们夫妇回家去说点知心话，咱们明天见！（握手，走去。）

岳春江，冯光斗，吴惠全，一同回冯家。

冯家。院中已贴好标语：“欢迎爸爸回国！”“欢迎爱国的爸爸！”“为人民服务！”等等。还有大明写的一条：“我们爱毛主席，我们爱爸爸！”

赵妈同孩子们在院中摆队相候，她穿着新大袄，大明的小辫上系了红绸结，大玉手执小旗，大成手捧欢迎词。

冯大玉：（看标语）哼，就是小妹这一条写得不整齐！

赵 妈：那就怪难为小姐子的！

冯大明：要是换了样，赵妈不认识呀！她就会念我写的字！赵妈，你念念！

赵 妈：（念）我，们，（不识下一字。）

冯大明：（看大玉要告诉赵妈）你别说！

赵 妈：（自言自语的）再下边的一个是毛。（恍然大悟）啊，我猜着了！我们爱毛主席！
我也不笨！

冯大明：往下念！

赵 妈：我，们，哼，又是这个家伙，爱，爸爸。

大家给她鼓掌。

赵 妈：大玉，拿笔去，给注上点：我们爱毛主席，底下写：有赵妈；我们爱爸爸，底下
写：没有赵妈。

冯大玉：为什么呢？

赵 妈：毛主席是大家伙的主席，你爸爸可不是我的爸爸！

大家笑起来。

冯大成：排好了！爸爸来到，我们第一喊口号，第二念欢迎词，第三爸爸答词，一点不许
乱了次序！

街门响，有人声，全沉不住了气。

冯大玉：来啦！（撒腿就往外跑。）

冯大成，来啦！（也往外跑。）

大明扯着赵妈，也往外跑。

孩子们：爸！（一齐拥上去。）。

大成接过爸手中的小箱。大玉抱住爸的臂。大明搂住爸的腿。

冯光斗：（找不到适当的话，只说）都长了身量，都长了身量！

赵 妈：大夫，你可回来啦！

冯光斗：赵妈，你好哇！

冯大玉：（想起预定的计划）咱们还没喊口号，念欢迎词哪！

冯大成：我该走啦，别耽误了自习！

冯光斗：上哪儿？

岳春江，信上不是告诉过你，他住校了吗？

冯光斗：真行！大傻小子也敢去住校！

冯大成：爸，（伸臂）摸摸。棒不棒！

冯光斗：（摸）真棒！

大成把小箱交给赵妈，得意的走去。

冯大明：爸！念我的标语！

冯光斗：（看标语）好。在香港听说，只准爱毛主席，不准爱爸爸，多么可笑！

大家欢笑着进入屋中。壁上有毛主席与朱德司令的像。冯光斗的像片上系了红绸条。

窗前悬了一对红灯。桌上摆着点心。冯左顾右盼。甚为满意。

岳春江：看怎样？还跟从前一样吧？

冯光斗：很好！

岳春江：大明，大玉，拿点心一边吃去，好教爸爸跟吴叔叔说话儿呀。

二女孩拿点心，随赵妈走开。

冯光斗：怎么，老吴，怎么一言不发？

岳春江：有个新名词，你还不知道：闹情绪。

冯光斗：怎么闹情绪？

吴惠全：冯大哥，你得给我出个主意。告诉我怎么办！现在医院不像个医院，倒像个会议厅，成天际开会。大夫呢，一会儿得去听报告，一会儿得去接受新任务，还要加入工会。想想看，我是外科大夫，怎么会是工人呢？我不明白，我苦闷，我想不

出好办法来！

岳春江：吴大夫。张竹已经跟我讲过，她因为忙，没有能够多照顾你，请你原谅！

吴惠全：原谅？她没背地里批评我？

岳春江：要批评谁，她当面去讲，向来她不背地里议论人。吴大夫，心中有什么话，跟张竹当面去讲，不必憋在心里！

吴惠全：她有她那一套，我有我这一套，不会谈出结果来！

岳春江：咱们必须明白她那一套，接受她那一套，从她那一套找出咱们的出路来。她那一套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从多少年的革命经验提炼出来的！

吴惠全：大嫂，你行！你能适应环境，随时摇身一变，像二郎爷杨戬！

岳春江：（极严肃的）吴大夫，我不准你这么说我！我不像二郎爷忽然变猫变狗，我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冯光斗：别拌嘴！（打开小箱，拿出一捆信）老吴，你看，这都是家信，一封不短。这些信感动了我，所以我赶快回来。我虽然没有什么高尚的思想，可是真爱祖国；他们连大带小都说新中国好，我就不能不快快的回来！到了香港，我听到无奇不有的话，我的心凉了点。可是，我不能留在香港，香港不是我的国家。进了国门，一路上所见所闻的都证明了家信里的话。你就拿火车来说吧，到时候就开，到时候准到，而且车里每人都有座位，都守秩序，每盏灯都有灯泡儿。就这一件事说，中国的确是变了，变的快，变的好！到了家，才这么几分钟，我不单看见我的老婆儿女是好好的活着，而且都有了新的精神，连娇生惯养的大傻子都比以前强壮了，有了胆量。我想，这不能都是偶然的；其中必定有什么一股子力量……

吴惠全：你等着，冯大哥，看见了医院，你就不这么高兴了！还有，拿中国和英国比一比，你也就不给共产党吹嘘了！

冯光斗：当然，我不能说我们的科学，医学，海军，都能比上英国；可是……

吴惠全：我走啦，明天见！

岳春江：怎么就走？我已经给你预备了饭！不是恼了我们？

吴惠全：多年的朋友、哪是一半句话能得罪了的！大嫂，我庆贺你的成功，不单劝服了我，不到香港去，还能把丈夫叫回来，而且一回来就满带革命味儿！

冯光斗：别说俏皮话吧，老吴！我一点不带革命味儿，我只看见好的就说她好，坏的就说她坏！吃了饭再走，再谈谈！’

吴惠全：我得回医院去，看两个病人；大夫闹情绪也忘不了病人！我也不放心那群思想前进的医生护士，他们万一光忙着开会，不管病人，岂不要命！明天见，老冯！

冯氏夫妇不知如何是好。

吴去，李芳进来。

李 芳：（扑向冯去）冯大夫！（热烈的握手）你可回来了！

冯光斗：你怎么样啊？李芳。

李 芳：真要把我气死！

冯光斗：谁招你生气？这回可不是我吧？

李 芳：当然不是你。可是，冯太太……

岳春江：哟，李芳，我几个得罪过你？你看，大夫出门在外，你老上我这儿来，安慰我，帮助我，我实在感激你，怎能得罪你呢？

李 芳：我托你给我跟张竹说个情，你就不管。结果，手术室的护士长落在孙铭手里，我扑了空！

冯光斗：孙铭不错呀！技术，经验，年纪，都合适。

李 芳：冯大大，你也这么说？我的那些条件也都合适！我不能白听大课，白积极，临完还是个小护士！

岳春江：李芳，你要把你自己放在一边，先看事情的全面，就必能看出孙铭比你更合适了！她做护士长，大家都服气，医院就得到好处；你做护士长，大家未必都服气，医院就吃了亏！你说是不是呢？李芳！’

李 芳：我说不过你，冯太太！我找张竹去，跟她大闹一场，看她把我怎样了！

冯光斗：（从小箱中拿出一双手套来）李芳，千里送鹅毛！我给你带来的！

李 芳：（接过手套，忘了牢骚，马上笑了）冯大夫！你够朋友！（赶紧戴上手套）看，多么合适！

冯光斗：好啦。别找张竹闹去了吧？

李 芳：那是另一回事，我跟你的脾气差不多，谁跟我好我就真爱他，谁对我不好我就跟他开火！我走啦！（往外跑了几步，又回来）谢谢你，冯大夫！（跑去。）

冯光斗：这都是怎么回事呢？老吴，李芳，都怎么啦？

岳春江：一点不稀奇！经过这么大的一场革命，咱们谁能不费点事就变好了呢？这可要看你的了，看你能不能帮助张竹，把大家团结得更好一些！

冯光斗：我有那么大的作用？

岳春江：你有！我看啊，你明天就到医院去报到，教大家看看，你虽然是名医，可一点也不拿架子！

冯大成自外笑着进来。

冯光斗：大成，你怎么又回来了？

冯大成：先生们听说你回来了，教我回家来吃饭！先生们真棒！校长说，请爸爸给我们讲演一次，行不行？爸！

冯光斗：我给你们讲什么呢？

冯大成：你写得了稿子，交我看看就行了！

冯光斗：你给我看稿子？

冯大成：我呀，爸爸，希望能光荣的入团。做团员，当然得给爸看稿子！好，爸这么大的医生，万一说错了话，可糟糕！

冯光斗：真有你的！春江，天下是变了，看这个傻小子！

冯大成：（傻笑了一阵，掏出欢迎词来，喊）大明，大玉，赵妈，都来，念欢迎词喽！

她们都跑了来。大明扯着赵妈。

赵 妈：我得做饭去，没工夫跟你们玩！

冯大成：一会儿就完！（开始念）诸位同志：我们热烈的欢迎爸爸回来！（领头鼓掌）我们希望爸本着白求恩服务的精神，为人民服务！（鼓掌）我们也希望他多干活，少闹脾气；要闹脾气的时候，顶好先自己检讨一下！我们敬祝爸爸健康！（鼓掌。）

他把欢迎词恭敬的交给爸爸，爸爸接过放在衣袋中。

冯大玉：现在，我们请爸爸致答词！

大家鼓掌。

冯光斗：（很受感动）我，我没有预备！只说一句吧，我必定要对得起你们！

大家鼓掌。

赵 妈：（向四下里闻）坏了！大概是饭糊了！

大家随着她往厨房跑。

晚间，孩子已睡。冯夫妇在屋中。光斗整理外科用具，春江打开他的行李，整理。

冯光斗：春江，我们的生活怎么维持呢？你不怪我提出这个问题？

岳春江：这是重要的问题，怎能不提呢？你我都去挣薪水，不会很富裕，也不至于过不去。

孩子们不像从前了，他们现在不挑吃不挑喝，学费又很少。无聊的应酬通通没有了，又省下一大笔钱。

冯光斗：我到外国去，来往是自费，多少还有点债！

岳春江：慢慢的还吧！到必要的时候，卖我的首饰，你的貂皮大衣。你既不开业，那些外科用具也可以卖！

冯光斗：你倒真有主意！这些器具可不能卖，这是我的宝贝！

岳春江：我的思想还没都搞通，要是都搞通了，我的办法就更多了！

冯光斗：（想了想，摸了摸衣袋中的欢迎词）去！思想不思想的，反正我好好做医生！

第五段

前段次日，冯光斗很早的即到医院去。

刚到医院门外，即遇见孙铭来上班。二人立定交谈。

孙 铭：哟，冯大夫！怎么不休息两天就来上班呢？

冯光斗：我来报到。在船上已经休息了四十天，能再休息吗？你也来得早啊！

孙 铭：我做了护士长，得以身作则！

冯光斗：我问你，自从解放后，医院的一切是不是有进步呢？

孙 铭：当然有！要不然，我还不会这么努力呢！

冯光斗：那么为什么吴大夫和李芳都闹情绪呢？

孙 铭：李芳知道新办法好，也肯努力。可是，她没做上护士长。就闹起脾气来。护士长的委派是经过评议的。李芳也赞成这种民主办法。但是，护士长没落到她身上，她就不再民主了！

冯光斗：呕！这么说，她的事倒还好办，再多劝劝她就行了！吴大夫呢？

孙 铭：李芳是贫苦出身，有干劲，有热心肠。吴大夫是阔少爷出身，他对新办法，新道理。老是冷笑！这可不好办！自然，他还是个好医生。

李芳从远处来，孙铭先看见了她。

孙 铭：李芳来了！别教她看见我们在一块儿说话，这些日子，她老见神见鬼！（往医院里走。）

冯大夫慢慢的走入医院。老王从号房出来。

老 王：冯大夫！你可回来了！

冯光斗：（与老王握手）老王！你还在这儿啊？身体好吗？

老 王：还好！冯大夫。自从一解放，医院可变了样儿啦！他们留下了我，真是没失业；可是，真够我老头子干的！从前，我是愿意干多少活就干多少活，没人管，现在，

大家都说我翻了身，我知道我翻了腿！

冯光斗：怎么翻了腿？

老 王：跑得我呀，腿肚子拧到前面来，还不是翻腿？

李芳进来。

李 芳：冯大夫，你干吗来啦？

冯光斗：报到来了！

李 芳：凭你这么大的人物，就不休息几天吗？老王，你怎样？跟冯大夫发牢骚哪？

老 王：发牢骚？瞧着吧，有个雷等着我呢！

李 芳：什么雷？

老 王：张竹同志叫我去见她，还不是个雷。

李 芳：好，咱们一块儿去！她要是给你一个雷，我就还她一个霹雷！走，我早就想跟她

开火！冯大夫，你也来看看热闹！

冯光斗：那不合适吧？我刚刚回来，还摸不清你们的事。

李 芳：所以你得看看哪！

景变入张竹的办公室。张竹已在办公。

冯，李，王三人进去。张与他们握手。

张 竹：冯大夫，怎这么早啊？这一回来，可真是来了生力军！冯大夫，李芳同志，你们

坐一坐，我先跟老王说一说。

冯，李，坐下。老王不肯坐。

张 竹：老王，你也坐下。（看王坐下）老王，我问你一件事啊，昨天我交给你一封信，

注得明明白白要五点以前送到，你怎么没有送到呢？

老 王：昨天的信件太多，送到五点钟，我就回家了。

冯大夫一边瞧着，一边看壁上的统计表：门诊部比解放前平均每月增加若干人，住院的增加若干人，药品节约百分数。等等。在张王对话中间。放大各表。

张 竹：那样，不是耽误了事吗？老王！

老 王：现在我们穷人翻了身，该干活就干活，该歇会儿就歇会儿。是不是？同志！

张 竹：老王。你今年高寿啦？

老 王：整五十，身子骨还不错。同志，你要是看我老啦，不中用，别为难。我登三轮去，一样能挣钱，还许挣的多点呢！

张 竹：现在，谁能随便开除人呢？你没想对！我是说。你要是腿脚不好，可以调调工作。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怎么合适怎么办。

老 王：明升暗降，好教我不好意思干下去？

张 竹：老王，你怎么啦？我们都是一家人，有困难大家想法儿解决，不斗心机！李芳，你说是不是？

李芳没出声。

老 王：都随你的便吧！

张 竹：不能随我的便，老王！医院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我在这儿，不是为管制谁的，而是组织大家。团结大家的。你岁数大，是大家的老大哥，有许多事都仗着你指教我们呢！你有什么困难，说说吧，咱们都是爽快人。

老 王：（半天没说出话来。）

张 竹：要不然，你先想一想去，想好了再说。

老 王：（立起来，嘴唇轻颤，说不出话来。）

张 竹：李芳，你有什么事？

李 芳：（立起来）我，我，我错了！

张 竹：怎么回事？你做错了什么？怎么不先去报告给护士长呢？

李 芳：（含泪）我，我的心错了！

老 王：张竹同志！张竹同志！

张 竹：说话呀！

老 王：（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张同志，唉！从此以后我要再偷懒，耽误了送信，我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极快的跑出去。）

李 芳：（向外指）张同志，我跟他一样！（也往外跑。）

张 竹：李芳！回来！

李 芳：（已到屋门，站住，转身）我爱争强好胜，只看我个人重要。没做上护士长，我就以为都是你闹的鬼！我错了，我的心眼没放正！我从此改了，再见！（跑去。）

张 竹：李芳是个热心肠的人！

冯光斗：你也真有一套，我想不起合适的字眼来夸奖你！

张 竹：咱们去走一圈儿，到处看看吧？我有好些事要问你呢。

冯光斗：（指壁上）有这几张表，就差不多了，我今天就上班，日久天长，我会细细的看全医院。哼，我以为我出了国，器材药品都不容易来到，医院一定会弄得乱七八糟。可是，谁想到，你们会这么齐心努力，搞得这么好！

张 竹：中国人只要齐心干，天下就没有难事！

冯光斗：张竹，算上我一个，我马上去干活！

张 竹：老冯，不光是干活呀，你可也得听大课，跟我们一块儿学习思想啊！

冯光斗：只要听讲有好处。我就干。不过，我是个医生，好好的看病，是我的责任，向来不大管别的。

张 竹：你看见了那几张表？（冯点头）它们的背面还有点东西呢！

冯光斗：什么东西？

张 竹：思想！要是没有思想在后面，大家伙怎么会一条心的干呢？

冯光斗：思想有这么大的好处？好！我跟着学习，今天就开始！

张 竹：老冯，你要真肯这么做呀，你不晓得要有多大的影响！第一个，我希望，你能把吴大夫带起来。他是好医生，可是他傲慢，冷淡，不肯学习。我不敢加紧去劝服他，他家里过得去，我生怕一加紧，他会甩手不干了！你是他的老朋友，你的技

术，地位，比他高，你要肯下点工夫，必定能成功。你多分点心吧！

铃声，上大课。孙铭拉着李芳，亲热的一块走。张竹同冯光斗同来，小礼堂内，大家见冯光斗进来，热烈的鼓掌。吴大夫最后进来，冷淡的坐在最后。（景隐）

第六段

一九五〇年春天，晚间。

岳春江在灯下改卷子。另室，冯光斗在编讲义。

冯光斗：（拿着讲义稿子，来找她）你给看看，大概白字又不少！忙得连查字典的工夫也没有！

岳春江，在解放前，想忙还忙不上呢！

冯光斗：要是给我三天假，我能一气睡三天三夜！

门铃响。冯跑出去。

李芳打着灯笼，立在门口。

李 芳：冯大夫，吴大夫给开刀的那个病人起了变化，吴大夫上医院去了，看完了病人，跟丁今夫闹起来！你看看去吧！

冯光斗：走！（向门内喊）春江，我上医院，关上门来！

二人疾走。渐渐只见灯光移动。

景转入吴大夫办公室，吴独自坐在那里，仍有余怒。二人进去。

冯光斗：怎么啦？老吴！病人怎样了？

吴惠全：病人不要紧！我就要开了丁今夫！

李 芳：吴大夫！已经跟他闹了一场。就别再生气了吧！

吴惠全：不行！冯大夫，你是外科主任，你要是不管管丁今夫，我就辞职不干啦！

冯光斗：老吴，那怎么行呢？外科没有你，还不得垮台？

李 芳：吴大夫。回家休息休息去吧！

冯光斗：对了，先回去休息休息，明天再说。

吴惠全：我非现在都说完了不可！丁今夫不过是个实习生。你看他那个神气，开口思想，闭口革命，好像他倒得做我的老师！今天，该他值日，病人起了变化，该他负责！

冯光斗：你不去，病人要是出了危险呢？

吴惠全：我准知道，你会去！你积极，而且怕丁今夫说你不努力！

冯光斗：先别说废话，病人要紧！走！（扯吴疾走）（景隐）

次晨。医院里，李芳与丁今夫相遇于走廊。

李 芳：丁同志，你怎么办呢？你晓得冯大夫的脾气？

丁今夫：跟他念过几年书，怎能不知道，我也早知道吴大夫专等我的破绽，好收拾收拾我！

唉，我正申请入党；凭我的思想，勤苦，我相信可以被批准。可谁知道，会出了这个岔子。我昨天，不错眼珠的看着病人，看了三个钟头。他的情形很好，我才出去一会儿，参加一个小组会议；我有极要紧的一个提议，非亲自去不可。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病人发生了变化！假若为这个错误，而影响到入党。我，我真冤枉！

李 芳：好在病人又好起来，没出大岔子。

丁今夫：错误到底是错误。两位大夫不会饶了我！

李 芳：就去给吴大夫道歉去吧！

丁今夫：去道歉，给他道歉，实在不大好受！不错，他是先生，我可以去低头见他。可是，他除了看病，什么也不努力。大家提倡省酒精，他花花的用，像用凉水似的。我一劝他，他就斜楞着眼说：我就是这么学来的！我应当批评他，检讨他，好，倒去给他道歉，我，我不能去！

李 芳：我陪你去，你道歉，是做了你该做的，他要还犯刺儿，我直言无隐的跟他开火，走。

老王跑了过来。

老 王：丁同志，冯主任请，在小会议室里！李同志，也有你！（走开。）

李 芳：得！雷到了！

景变为小会议室，护士长与护士二三人，吴大夫，冯大夫，和实习生数人，有立有坐。丁李二人轻轻的进去。

冯光斗：请都坐下！今天下午有个大手术，我做，吴大夫帮助我。护士是李芳、徐贵仁、凌芬。实习生全体观摩，这个手术相当的难，李芳注意，有一把刀子摆错了地方，我会生气，影响到做手术！在北京，只有三两位医生会做这个手术，我是其中的一个。假若在座的有人能代替我，请立起来！

众人相窥无语。

冯光斗：没人。好，丁今夫，站起来！

丁起立。

冯光斗：丁今夫，从前你就是个不十分用功的学生，一天到晚老忙别的事。昨天，你又犯了错误。你要知道，你是学医的，怎可以不先搞好技术，不重视业务呢？你以为你的思想好，思想好并不见得就成功为一个技术高的医生。你的思想好，今天这个手术，是你做，还是我做？说！

丁今夫：我不能做，先生！。

冯光斗：你一来批评这个，二来检讨那个，特别是对吴大夫，你一点也不尊敬。吴大夫到底是个技术高的医生，他能帮助我做今天的大手术，你不能！吴大夫，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吴惠全：（很满意冯的斥责丁今夫）我没有话说。

冯光斗：丁今夫，你呢。

丁今夫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知如何是好。李芳拉了拉他的袖子。

丁今夫：先生，我承认我的错误，我给吴大夫道歉！我保证，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冯光斗，吴大夫，你接受丁今夫的道歉？

吴惠全：（欲语不语。）

李 芳：吴大夫，有话说吧！你应当接受丁今夫的道歉！他有错误，你也有！你为什么不听病人起了变化，就马上来呢？

吴惠全：（含怒）李芳，在外面你我是朋友，在医院里，你是护士，我是大夫，记明白了！

李 芳：（也火了）不管是朋友，是医生，我都应当批评你！

吴惠全：（起立）好！我退席！

冯光斗：坐下，老吴！今天咱们要把话都说明白了！

丁今夫：先生，我可以说几句话吗？

冯光斗：可以！

丁今夫：我已经承认了昨天的错误，可是我不能承认我批评人也是不对的。以吴大夫说，大家提倡节约，他就不那么做！

吴惠全：我就是那么学来的！我不能为了节约，就不用酒精消毒，也不能把用过的棉花，从地上捡起来，再用一回。要打算一个钱不花，开医院干吗？

孙 铭：冯大大，我提议这些问题应当开正式的会议讨论，大家现在还都有事。

冯光斗：（没有了再好的办法）好，我们再说。（景隐）

晚间。冯家。张竹、岳春江，冯光斗，在客厅里。

冯光斗：（来回的走）我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早半天，差点儿下不来台！

张 竹：孙铭都学给我听了。

岳春江：（笑着）你的思想还是没搞通。

冯光斗：大概是！我对丁今夫以前的不用功，和前天的错误是真生气。可是他的好批评人，搞政治，细一想，又不算错。对老吴，我知道他的思想比我还落后，可是我又真佩服他的技术。他的不大节约，不对；可是他说他是那么学来的，我又无词以对，我也是那么想呀！今天上午，我本来想解决问题，哼，反倒弄不转了！你看糟不

糟！

岳春江：你事前根本应当跟张竹商量一下！你老是毛毛腾腾，沉不住气！张竹，你说说吧！

张 竹：我是这么看：丁今夫正申请入党，所以思想格外积极，这也是人之常情。至于他因贪功，而忽略了学习业务，是个错误，必须矫正。在这一点上，连我也有错误了，我因热心发展党团，没透彻的嘱咐他们注意学习业务。我在这儿认错儿！

冯光斗：张竹，我跟着大家伙学习思想，我知道思想有用，可是我还想不通这么一点——你看，我从幼儿到现在，始终是个好人，那并不是党里教给我的呀！

张 竹：所以，你以为学一点思想就够了；丁今夫未免太过火了，是不是？

冯光斗：你猜的差不多。

张 竹：这正是你吃了亏的地方。老冯！

冯光斗：怎么？

张 竹：因为你从前没有思想教育，所以你只成了个好人，而没有成了个革命的人，只成了个好医生，而没成为一个革命的医生！

冯光斗：一个革命的医生什么样儿呢？凭我的本事，由国外回来，不去自己开业，而到医院服务，还是真尽心的服务。我也学习思想，热心的拥护新政府，新办法。连丁今夫批评我，我都只在今天才跟他发了回脾气，这还不革命？

岳春江：说真的，张竹，老冯能这样，确是不容易！

张 竹：实在不容易。不过，老冯，我只说一件事吧。就拿节约来说，你跟吴大夫都觉得该用多少酒精就用多少，该怎么办怎么办，你们是那么学来的。可是，那是你们学来的，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一个革命的大夫，就会想尽方法创造，即使没有酒精，还能有办法消毒！如此类推，老冯你想想去吧！

冯光斗：春江，你也得帮着我想！张竹的话的确有味儿！

张 竹：你要真有革命的热情，就连脾气都能改了！你信不信？

冯光斗：能吗？

张 竹：能！你试试看，老冯，我托你感化吴大夫，到今天，还没有多少成效。因为你的热情还不够，思想还不深，所以他还没受感动。

丁今夫同吴大夫进来。大家彼此招呼。吴坐丁立。

岳春江：丁今夫，你坐下。

丁今夫：我不坐，师母！（对冯）先生，我刚刚到吴大夫那里去，又道了一次歉！吴大夫原谅了我！

冯光斗：老吴，你有根！

吴惠全：我不单接受了他的道歉，也接受了他的批评！

冯光斗：什么？什么？

岳春江过去和吴握手。

岳春江：这就对了：你的手要握别人的手，你的思想要容纳别人的思想！

吴惠全：丁今夫，还是你说吧。

丁今夫：我又道了歉，可是我也又说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批评，为什么要节约等等。我觉得，只道了歉，不过是面子事。我必须证明，我是申请入党的人，必须教吴大夫明白了我的心！明白我的思想！

张 竹：丁今夫，你做的对！

丁今夫：我预备好，就是给吴大夫磕头，我也肯，只要能把他说服了！

吴惠全：张竹同志！丁今夫告诉我的，正是你常告诉我的；可是，因为你是支书，我故意的把你的话当做耳旁风，好表示我有身份！冯大哥，你没短劝我，可是我一提到技术，你就也随着我说了。以为咱俩是北京数一数二的名医，思想没有太大的关系。今天丁今夫这么一来，我恨不得哭一大场！这几个月，我心里并不是不痛苦，可是我故意的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不肯低头承认自己的过错。今天，他，他是个学生，倒肯该低头就低头，该争论照样争论，我，我，我说不下去了！……张竹同志，我要慢慢的赶，赶上冯大哥就不错了！

冯光斗：旁观者清，闹了半天，我并不怎么高明！

众笑。

丁今夫：先生，我走啦。

冯光斗：丁今夫，记住，你的业务要搞不好，我还跟你开火！（景隐）

第七段

抗美援朝运动中。秋天，赵妈在院中洗衣服，大明在一旁玩耍。一边玩，她一边跟赵妈说话儿。

冯大明：赵妈，你做了慰劳袋没有啊？

赵 妈：什么慰劳袋啊？

冯大明：做个口袋，里面装上东西，给志愿军送去。

赵 妈：就是这几天，你妈做的那些呀？我没有东西可送啊！

冯大明：待会儿呀，等爸爸回来，咱们俩一人跟他要五千块钱，教给妈妈做慰劳袋，好不好？

赵 妈：大明，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哪，我偷偷的跟你说。当初啊，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那些高丽棒子可闹的凶！他们卖白面儿，开赌局，抢东西，无恶不作。今天，也不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又帮助高丽棒子打美国鬼子啦，我心里简直绕不过花儿来！

冯大明：你等我想想啊！（做沉思状）嗯，我想明白了，你呀，瞎说八道！

赵 妈：怎么着，凭你个小丫头片子，敢说我瞎说八道？你忘了，我差不多就是你们家的人哪！

冯大明：你不是，你不是！你说高丽人不好，你不是！

赵 妈：（这伤了她的心）好哇，我在这儿这么多年，大成大玉跟你，都是我抱大了的！你（提襟拭泪）你，我没儿没女的。好，待会儿我就走，不干啦！

冯大明：爱干不干，瞎扯臊！我就不许你说高丽人不好！

赵 妈：好！（立起来）我马上就走！

冯大明：（过去，抱着她的腿）不唧，不唧！赵妈你不走！

冯大成自外边进来。

冯大成：你们干什么呢？哟，赵妈你怎么哭啦？

赵 妈：我说了句高丽棒子不好，小妞子就轰我走！

冯大明：我没有！没有！闹着玩哪！

冯大成：赵妈，我明白这回事，先生们都讲过了：高丽棒子是那些给日本人做狗腿子的，不好。咱们现在帮助的是朝鲜的好百姓！你看，咱们的志愿军能够那么糊涂，去帮助坏人吗？

赵 妈：噢，这我可就明白了！（擦手，掏钱）得啦，小妞子，拿这一千块钱，做，做，什么来着？

冯大成：慰劳袋。

冯大明：赵妈，我永远不再说，你瞎说八道了！赶明儿个儿结婚，我还请你帮忙呢！

赵 妈：我呀，伺候不着！大成，你干什么回来啦？

冯大成：赵妈，老太太，你摸摸（伸臂）棒不棒？

赵 妈：怎么老是这一套呀，都贫了！

冯大成：你不知道，老太太，你要说我棒，我就求你点事！行吧？

赵 妈：什么事呢？

冯大成：我要去报名参军！

赵 妈：报名干什么去？

冯大成：参军！参军！

赵 妈：当兵去？你呀，老老实实的呆着吧！

冯大成：赵妈，赵妈，老太太，我不敢跟妈妈说。你给我问问，行不行？

赵 妈：我不能！那不是得教你妈说我糊涂吗？这么娇生惯养的孩子，上阵打仗去，没有影儿的事！

冯大成：不是打仗去，是学习打仗。学陆军啊，海军啊，空军啊，我学海军！

赵 妈：更不像话了，那玩艺，要掉在海里，连泡儿都不冒就完啦！

冯大成：得了，老太太，你给我说说！你不给我说，我就偷偷的报上名，妈妈要是闹气，可跟你闹！

赵 妈：整个儿是个大傻子！好，我去给你说，你妈不答应，可别怨我！

冯大成：你说，妈妈一定答应！

赵 妈，我怎那么灵呢？

冯大成：赵老太太，这里就数你岁数大，你一张嘴，妈妈不好驳回！

赵 妈：哼，倒怪有个心眼呢！

冯大成：得，我走啦，小妹，来摸摸，棒不棒？双手抱住桅杆，蹭，蹭，几下子，上去了，海军！（匆匆走去。）

赵 妈：唉，年月是改了，孩子们都长了心胸！

景移至新时学校。学生们都忙着做抗美援朝的工作，有的一群在练习快板，有的一群研究怎样对民众宣传，有的正编写标语……。郭志贞与岳春江商谈。

岳春江：学生们可真好，多么热心哪！

郭志贞：先生们可差点事：有的嘴里不说，心里可觉得去打美国鬼子有点太鲁莽。有的当初受过美国教会的教育，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不肯积极。有的以为学生们应当多念书，少往街上跑。妈妈，你得带着头儿干！你既不在党里，又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你说话不会招大家疑心。

岳春江：好，就那么办！这，我可真有点用处了！你看着，学生们游行，我跟着！学生们搞控诉大会，我发言！

岳春江高兴的往各处跑，帮着学生修改快板，编写标语……。控诉会上，她首先发言。

岳春江：（见教员们都不说话，她立起来，掌声雷动）我当初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我现在来控诉。那时候，我们的校长，一个美国老太太，每天要检查我们，看我们擦了口红没有，袜子缝直不直，坐着要拉好衣襟，鼻子上老得扑粉，不准发红……这就是教育，她和那些美国教员不喜欢我们中国话。她们天天告诉我们，慢慢的我们自己也承认了，美国的一切都比中国好，中国人是低等民族……。这种教育使我不敢挺起腰板做人，使我自卑，苟安！我们今天一定不要怕美国，真理不是枪炮所能打碎的！

（掌声）……

岳春江下台，别的先生上去。会场情绪渐渐热烈。

会后，岳由学校出来，大玉在门口等着她呢。

岳春江：哟，大玉，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冯大玉：妈，难道你没有看见吗？

岳春江：（看见了大玉的红领巾）呕，你入了少先队！

冯大玉：啊！妈！妈！我简直的没法说出我怎么高兴！你快回家吧，小妹把眼睛都哭红啦！

岳春江：为什么呢？

冯大玉：我有红领巾，她没有啊！（说完就跑。）

岳春江：你上哪儿去？大玉！

冯大玉：我找爸爸去，教他看看！

岳春江：他忙，不要跟他捣乱去！

冯大玉：我入了少先队，爸爸要是不高兴，还算爸爸吗？

（飞跑而去。）

两日后，各学校分队到街上游行，做宣传，下了一阵大雨，队伍仍不散。傍晚，赵妈在家中忙着烧水。大明跟着她乱转，

赵 妈：小妞子，就别老跟着我，裹乱我啦！待会儿你瞧吧，要不一个个的淋成水鸡子才

怪，下这么大的雨！

冯大明：赵妈，我怎么老不长身量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游行去呀？赵妈，你身量这么高。

怎么老不游行去啊？

赵 妈：就别问我啦。我得忙着给他们烧水，做饭！

冯大成狂笑着跑进来。他的新蓝制服已淋得裹在身上。

冯大明：哥，你回来啦，看你的新制服哟！

大成仍傻笑。

赵 妈：大成！崭新的制服啊，淋成这个样，看，连你的牙全蓝了哟！（扯他）快去洗澡。我给你弄姜糖糖水去！要不病一场，就是万幸！

冯大成：有什么吃的，我先吃一口！

赵 妈：先洗去，这样会着凉生病！（把他扯走。）

冯大玉跑进来，新白汗衫已被红领巾染红。

冯大玉：大明。你看好不好，白衣裳红道道！

赵 妈：（跑回来）呵！又是一个水鸡子。快上厨房洗去，哥哥占着澡盆呢！

冯大玉：赵妈，你是没去呀，太有劲啦！

赵 妈：快走！（把她扯走。）

大明跑到院中，立在水坑里，把鞋故意弄湿。冯光斗从外边进来。他未去游行，所以身上不湿。

冯光斗：小妞子，你干什么哪？

冯大明：（紧踩两下水）哥哥，姐姐，都去游行，身上全湿了，我也得那样！（过来，拉住爸）爸，你好丢人哟，没去游行！你的鞋比我的还干松哟！

冯光斗：爸不是不愿意去，是医院有事呀！赵妈，给这位小姐换鞋！

赵 妈：（跑来）真是的，小姑奶奶，我越忙，你越给我添乱！快来！

岳春江自外边进来，也浑身精湿。

赵 妈：呵；又来了一位水里捞出来的！

冯大明：妈，咱们的鞋都是湿的哟，爸爸的不湿哟！

岳春江：你没去呀？老冯！

冯光斗：（怪不得劲的）医院里忙，我又得编点讲义！

赵 妈：两大个的都回来了，都洗澡呢。还倒有个心眼，知道回家来洗洗换换，要不然非闹病不可！（喊）大成，快着呀，洗完好让妈妈洗！

岳春江：噢，我还得回学校，告诉学生们换衣裳，洗脚，沏点姜水喝！（要走。）

冯光斗：等等，我替你去！

岳春江：还是我亲自去，我要不亲眼看见他们烧了水，喝了姜糖水，我不放心！

冯光斗：我就不会那么办吗？况且我是大夫，他们更得听我的话！（匆匆走出去）（景隐）

过了些日子。岳春江和大成在屋里，岳坐，大成立。大成流着泪。

岳春江：别哭啊，大成！经过检查，你身体不合格，那有什么办法呢？

冯大成：我老让人家摸我的胳膊棒不棒。临完，我不棒！

岳春江：反正你没不练身体，没不爱国，还委屈什么呢？你不是有希望做团员吗？好啦，努力，一定要做上团员！好好干才是男子汉，哭多么丢人！

李芳喜形于色的进来。

李 芳：冯太太，嗨，大傻子，摸摸（伸臂）棒不棒？

岳春江：就别逗他了，他刚刚哭完。报名参军，身体不及格。

李 芳：这年月，女人一点不比你们软弱！冯太太，我报了名，参加医疗队！

岳春江：真的！李芳，你真给女人们争气！

冯大成：李姨儿。你太棒了！

李 芳：冯太太，我要是真能去。你可得多照应着点我的妈妈！

岳春江：那没错儿！

冯大成：放心吧，李姨儿，都有我们呢！

大玉背着妹妹，冯大夫在后面跟着，进来。

李 芳：你们上哪儿啦？

冯大玉：爸爸上我们学校讲话，小妹非跟着不可，还教我给背回来，这个小妹！（放下妹妹。）

冯大明：爸爸讲的一点也不好，人家不鼓掌！

冯大玉：爸爸光说大家应该爱国，可不说反抗美帝，没劲！

冯大成：爸，我身体不及格，吹啦！爸，咱们家总得有个人出去啊！看，李姨儿都报了名，参加医疗队。

冯光斗：用不着你们乱叨唠，要讲去服务，还是咱！

冯大玉：那么你怎么还不报名去呀？让李姨儿抢了先，多丢人哪！

冯光斗：明天我就报名去！你们爱国，我比你们更爱国！

李 芳：冯大夫，明天真去报名？

冯光斗：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冯大玉：（从花瓶中折了一朵红花）来呀。给爸爸戴红花！

大玉把花插在爸的胸前，三个孩子围着他跳跃，欢呼。

冯光斗：可是，我有点顾虑。

岳春江：家里的事都有我呢！

冯光斗：那个我知道。

李 芳：怕医院受损失？

冯光斗：也不是！

冯大玉，怕前方危险？

冯光斗：更不是！为爱国，我死也不怕。我怕只怕。美国的科学发达，机械好，钢铁多，我们打不过他！

小孩们：美帝是个纸老虎。我们必能打垮他！

冯光斗：不要吵啊，我们在这儿说正经话呢！

岳春江：不管怎样，美国既打到咱们的大门口来，我们就得跟它干！

冯光斗：我知道那个，我到过外国。我怕咱们吃了亏！

李 芳：敢拼命的就不考虑吃亏不吃亏！

冯光斗：李芳，我至少也跟你一样勇敢。我顾虑的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的利害。

李 芳：可是，你那么一想，不就泄了气吗？

岳春江：老冯，想想吧！当解放军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可是能打败了日本的精兵，和消灭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认识了这个事实，我们还怕什么呢？

冯光斗：好，明天我去报名！（景隐）

次日，冯大夫报了名。消息传遍全医院，大家兴奋：有的赶紧去报名，有的围着冯，向他致敬，连老王也来与他握手。

景变为医院中的欢送大会。冯大夫，丁今夫，李芳，还有七八人，都佩红花，坐于台上。张竹，吴大夫，和主席团也坐台上。记者们忙着摄影。乐队奏乐。

张 竹：（致词）……这次，大夫们，护士们，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受到人民的一致敬爱，（鼓掌）这才是精深的技术与崇高的感情，结系到一处，给医术界添了新的光彩！（鼓掌）我们的志愿军是世界上无敌的勇士，是保卫正义与和平的队伍，诸位能去给他们服务，是最光荣的！（大鼓掌）……

奏乐，献旗。

冯光斗：我本来只参加医疗队，去尽一点新社会的医生该尽的责任，没想到我还被选为队长，我感到光荣！（鼓掌）我没有干过这种事，我要时刻不停的学习（我的思想还没十分搞通）把队伍搞好，把我们的技术能力尽情的发挥出去！我希望，通过这任务，大夫们（我自己在内），护士们，都能变成有革命精神的大夫与护士！（大鼓掌……）

吴惠全：组织上不教我去，我就不去。在这里，我保证我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事！（鼓掌）……

景变为火车站。送行的团体甚多，向医疗队欢呼，献旗，献花。献旗的少年有冯大成，献花的女学生里有冯大玉。岳春江拉着大明，走到冯光斗的身前，他把手中的花给了大明一半。

岳春江：多学习，少闹气，做个最光荣的大夫！

医疗队登车。奏乐，欢呼，万旗摇动。车缓缓出站……车疾驰，穿过伟大的华北平原。

第八段

东北某处军医院。虽仅初冬，而天已飞雪。医院在一小县城外，原系小学校，院子宽大，房屋齐整。晚九点钟左右，病房灯已熄，冯大夫、李芳等还在工作，屋中灯光尚明。大门外有警卫，荷枪来回的走。

医院外，远处有小山。山尖上忽隐隐有灯光，如小星。灯光渐低渐明，隐隐有人影蠕动，系担架队。

警卫跑进去。

警 卫：报告队长，担架队转过山头来了。（跑出去。）

景转入室中。冯队长，丁今夫，李芳，还有其他的人都在屋中办公。

冯光斗：李芳，你主持登记。登记完，依照病势轻重，分别先后检查。丁今夫，你主持检查，必须在夜里都检查完。

丁今夫：不知道又来多少。咱们的人手不够！

李 芳：（焦急的）睡衣不够，胶布不够，手术器材不够，什么都不够！

冯光斗：你急，我比你还急！没看见过这样的医院！专家，这样的医院，有专家也不中用！

丁今夫：队长，别急！咱们不是新来乍到吗？过两天，咱们就摸着门了！

冯光斗：好！你分配人。我接他们去！（匆匆戴帽，穿大衣，提着灯，匆匆跑出去。）

四邻犬吠，人家灯光次第亮起来，有不少人开了门，走出来，人影动摇。

人 声：担架队到了！担架队到了！

人 声：打着灯笼的是冯大夫吧？冯大夫！冯大夫！

冯光斗：啊！

人 声：我们去吧，你老在医院里等吧！

冯光斗：咱们一块儿去！快！接一接他们，换换肩，离这儿还有一些路呢！

医院里又有人出来，都打着灯笼，疾走。

人家里继续出来人，有妇女的声音。

冯光斗：（立在较高的地方，转身喊）妇女们不要来吧，回去多烧水！

妇女声：我们也会抬担架，冯大夫！

然后，近处与远处的灯光，人声，合到一处。

景变为医院院内，工作人员招呼着伤员，能走的鱼贯而走，往登记处里走。不能走的——被抬进另室。共约廿余人。邻居们来帮忙的三三两两立院内说话。

丁今夫：乡亲们，轻一点。别吵醒了病人们。

院中马上安静。

丁今夫：乡亲们，回家去提开水，越多越好，我们的锅炉小，不顶用。

院中人渐渐散开。

李 芳：（在登记处门内）丁今夫同志，快来几壶开水，同志们渴得要命。

丁指挥一工作人员，去拿开水。

担架队员（他们的担架已由邻人代抬回来）逐渐进来。队长问丁。

队 长：伤员都到齐了，我们的队员也全到了，要是没别的事，我们先到南院去休息，明天早上再汇报一切。

丁今夫：诸位都辛苦了。请去休息吧！看见冯大夫没有？

队 长：在后面背人呢！

丁今夫：冯队长亲自背人？

队长。我们怎么说也不行，他非背不可！

众人往外走，冯光斗背着伤员李雄进来。众人去帮忙。

冯光斗：慢着！留神！他的胯骨碎了！慢着！

众人把李雄接下来。冯光斗擦脸上的汗。

大家抬着李堆，往屋中走。冯丁跟进去。大家把李放在床上。

李雄：背我的是大夫？

冯光斗：同志，先闭闭眼，别再说话。我马上给你开刀！

李雄：我要谢谢你！

冯光斗：你还谢谢我？我不知道我应当怎样谢谢你！丁今夫，这位同志，做了人所不能做的事！他的胯骨碎了，还把担架让给了别人，走了五里地！这是不可能的事，他却做到了！我告诉你，这不可能！可是，他做到了！这是奇迹！

另一伤员，程振英，哼哼了几声。

程振英：大夫，大夫！

冯丁走过去。

程振英：李同志把担架让给了我！我对不起他！他的胯骨能治得好吗？

丁今夫：能！冯队长是北京的最好的外科大夫！

冯光斗：你什么地方受了伤？同志。

程振英：一个枪弹在我这里（指左腿）不用管我，我现在不觉得疼了！先给李同志治胯骨，要不然我不能闭眼睡觉！

冯光斗：我必能挖出你的枪弹来！

程振英：大夫！大夫！那得要快点呀，我还得回去打美国鬼子去呢！

外面有争吵声。

李芳：同志！同志！你干吗去？

伤员关连泰已在院中。

关连泰：我找大夫去！大夫！大夫！快给我上药！快！

冯丁出来。

关连泰：你是大夫？快，快给我上药！我好快回前线！我冤枉，我这是冻疮，不是挂彩！

我不应当躺在这儿，我才消灭了三个敌人，我得快回去打他们！

丁今天：同志！同志！我们马上动手，今几个夜里，我们一夜不睡！

冯光斗：丁今夫，你带一位大夫，两个护士，先给轻伤的诊断上药。马上做，明天再详细登记。

丁今夫：是！（敬礼跑去。）

冯光斗：李芳，预备做手术，我们一夜不睡！

一间病房里，灯亮了。一位旧伤员问。

伤 员：大夫，大夫！用人吗？我好多了，可以起来帮忙！新来的同志，有睡衣吗？我可以脱下来，我光着睡舒服！

冯光斗：（几乎要哭出来）请睡觉吧，你要是起来着了凉，不是更麻烦吗？睡衣也不要脱！睡吧！

伤 员：答应我，明天我去挑水，扫地！

冯光斗：好！睡吧！

病房灯复灭。

深夜，丁今夫诊治一位伤员——祝丰年。

丁今夫：恐怕得开刀，同志！

祝丰年：上点药还不行？

丁今夫：不行！同志，你怕开刀吗？

祝丰年：死都不怕，还怕开刀！我怕开刀开不好，耽误了再上前线！

丁今夫：我们的队长冯大夫是有名的专家！

祝丰年：专家不专家的，反正我不开刀！（怒）你是大夫不是？是不是？你要是大夫，就

会不开刀把我治好！

丁今夫：非开刀不可！准没危险！

祝丰年：我不信！

丁今夫：同志，冯大夫刚刚把程振英同志的枪弹挖出来，你来看看，好不好？

祝丰年：走！

一同出去。

又回来。

祝丰年：好！他真是专家！快，（解衣）我开刀。

丁今夫：等等，冯大夫正给李雄治胯骨呢！

祝丰年：我等着！你先看别人。

天已发亮。李芳监视着由手术室抬出一位伤员来，送至病室。

冯光斗已极疲惫，洗手。

丁今夫进来。

冯光斗：我的眼已不大睁得开了！给我找碗酽茶喝！

丁今夫：到办公室去，那里有！

办公室内，冯喝茶，丁今夫拿着些病历，放在桌上。

李芳进来。她也极疲倦，但仍强打精神。

李 芳：冯大夫，睡去！

冯光斗：不困！我得拟好了电报，教春江用最快的办法，把我自己的手术器材送了来，献给这个医院！

李 芳：先睡去，睡醒了再打电报不晚。

冯光斗：非马上办了，我睡不着！我还得给她写信，告诉她，我们确是能打胜，美国英国都不行，它们没有我们这样的兵！我也得告诉她，我跟她要比赛一下，看谁立功更多更大！

丁今夫：打电报可贵呀。咱们没有很大的预算！

冯光斗：我不会自己掏腰包吗？志愿军有命去拼，我们出点力，出点钱，算得了什么呢？

今夫，给张竹写信，教她发动大家捐献盘尼西林跟消炎片。李芳，用咱们的富余的衣服和白面口袋，做成睡衣！咱们还得发明，发明胶布，发明一切缺乏的东西！教全中国，全世界，看看，咱们确是会创造的医生和护士！看看，咱们的志愿军怎样会打仗，咱们就怎样的会治病！咱们把这个简陋的医院要变成什么病都能治的医院！

李 芳：冯大夫，照你这么说，咱们全得像发了疯的干，是不是？

冯光斗：就是，发疯似的忘了自己是平常人，像李雄同志似的，胯骨碎了，还走五里路。

天已大亮。

冯光斗：别说了，我拟电报！

景变为北京，冯家。冯大夫要献出的手术用具都装好，大箱小匣的置于桌上。

冯大成：爸爸太棒了！简直是太棒了！

冯大玉：妈，爸要是一个劲儿进步，可要赛过妈去了！

岳春江，我才不怕！他献这些东西，我就不会捐上金戒指？看！（从手上摘下戒指来。）

赵 妈：看样子，慢慢的连箱子、碗都得献出去，看你们怎么吃饭！

冯大明：赵妈，你又犯顽固了！

赵 妈：你才顽固呢，教你们看，我顽固不顽固。（掏了半天，掏出个小纸包来）这儿有一小瓶万应锭，同仁堂的，送给伤兵们！

孩子们：（大笑起来）万应锭？万应锭？

赵 妈：真正同仁堂的！

岳春江：别笑啦！我现在替赵妈义卖这一小瓶药，卖了钱，去买消炎片！

冯大成：哼，我这儿才有五百！

冯大明：我一个子儿没有！

冯大玉：妈，你先借给我一千！

吴大夫跑了进来。他已不穿西服，并剃去了短须。

吴惠全：你们干什么呢？

冯大成：妈妈义卖赵妈的万应锭呢。好捐献点消炎片。我们都没有钱。

吴惠全：（接过小瓶来，交给赵妈）老太太，您收着万应锭。我捐一百颗消炎片！

孩子们鼓掌。

赵 妈：哟，吴大夫！你看，还是万应锭贵重不是：一小瓶能换一百颗消炎片！

吴惠全：走吧，大嫂！今天献上这点东西，三四天内准能带到冯大哥手里！

孩子们：我们也去！

吴惠全：走哇！（提起大箱子。）

岳与孩子们分提小件。

岳春江：可留神啊，别摔了！

大家欢欢喜喜往外走。

街上，各处贴有抗美援朝的各色标语。

天安门前，红旗招展。毛主席像，高悬城上。■

（完）

【评论】

老舍未发表的电影剧本

舒 乙

最近，曾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的齐锡宝女士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既重要又有趣，我已求她原原本本写出来，这里，我着重说说那部未发表的稿子。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发表了贝满女中数学教师步春生写的一篇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改变认识的稿子，题目是《我家两年来的变化》，毛主席读过后，对周总理说可以改写成一部电影，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周总理马上打电话给电影局布置这件事。当时接电话的便是齐锡宝。后经主持电影局工作的袁牧之、陈波儿商议，决定请老舍先生来写这部电影脚本，他的话剧《龙须沟》当时正在北京和外地上演，轰动一时。老舍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请齐姑娘为他跑材料，按他指定的对象去作访问，下午回来再向他报告。几个月后脚本完活交卷，电影局领导和艺术委员会一致肯定了它，决定拍摄。正在此时，江青一句话却把它搁浅了，她那时虽然还没有什么权势，但因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工作，她的一句话竟判了这个脚本的死刑。在她眼里，老舍本人也是一名旧知识分子，他能对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什么正确的认识呢。

这部电影脚本名为《人同此心》。我让大姐舒济在“老舍故居”里仔细寻找，她竟在当天下午给我送来了两套完整的手稿，一为一稿八十七页，另一为定稿七十七页。一稿和定稿上都有《人同此心》的标题，定稿上还注明是“电影剧本”，有作者老舍的署名签名，还有人物表。两部稿子都是作者手稿，不是抄稿。舒济还说，家中还藏有一本铅印的《人同此心》，大概是供拍摄用的工作本，可能已是孤本了。

翻看老舍先生的工作年谱，一九五〇年是他的丰收年，一九五一年却是他的歉收年，原因直到现在才清楚。原来是：他这一年创作的两个大剧本《一家代表》和《人同此心》

都成了“废品”，两者都不曾上演过，前者三幕剧当时只发表了一幕，后者至今未发表过一个字。

后来，电影局将功补过，阻止了上海一家私人电影厂拍摄电影《龙须沟》，决定将《龙须沟》抓在手里，由国家把它改拍成电影。演员阵容很强大，这才对老舍先生说：《人同此心》先缓一缓，可这一缓也就没了下文。

现在看来，《人同此心》还真是个相当不错的作品，当时没有拍成电影，不仅可惜，而且客观上还是个很不小的损失。原因有三：一，它是一部诚心诚意为共产党说好话的作品，这对一个新生的政权的巩固是相当重要的，毛、周二位提议写它的初衷本也在此。老舍先生完全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心悦诚服地写它，毫无说教，端端正正，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比共产党人自己去直接说要有用得多；二，它如实地描述了历史巨大转折期里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既决定了新生政权的命运，也决定了整整一代善良的、追求社会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三，它很幽默、很活泼，语言写得俏，有人物，很生活化，有着典型的老舍风格；当初没看中它，觉得它不够“高大”，或者觉得它“政策”味道不够浓，却恰恰是它真正价值之所在。如此看来，“文革”中盛行一时的“文艺观”，究其根，竟在《人同此心》的遭遇上找得到一点实实在在的源头，原来，分歧竟是这么久远，也这么深重啊。

我很想找个机会把《人同此心》剧本按手稿正式发表一次，哪怕仅仅是为了对一位正直的、爱国的、进步的中国老知识分子良心表示一点“凭吊”呢。■

【评论】

掩埋了四十二年的热忱

苏叔阳

捧读老舍先生的遗作《人同此心》，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心绪。几十年的岁月在瞬间聚拢、扭结，喜怒悲愤一齐撞进胸怀。

1951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贝满女中教师步春生的文章《我家两年来的变化》，述说了她家对共产党和新中国认识的深入和变化，文中充满了对新国家新政府新生活的激情。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认为像这样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予以宣传。周恩来就把这个写作任务交给了电影指导委员会。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陈波儿请老舍先生写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电影剧本，并派齐锡宝负责联络兼作老舍先生的助手。

齐锡宝的父亲与老舍先生是至交，所以当齐锡宝向老舍说明原委后，老舍先生愉快地应承了，而且很快地写成了，于当年6、7月把第二次修改稿交给了电影指导委员会。谁知道，老舍这满怀热情的作品，正好撞在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江青的手里。江青看过剧本后，鄙夷地说：“他自己还没改造好呢，怎么能写得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写好知识分子？！”从此，这剧本打入冷宫。这剧本写成15年之后，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投入太平湖自沉……。

今天，这个尘封土埋了42年的剧本重见天日，摆在我这个晚生后辈的案前，怎地不令我唏嘘感叹？

我本无与老舍先生攀扯的荣幸，但与这剧本有关联的几位当事者，都和我有这样那样的关系。齐锡宝女士的先生、已故的张小悻先生是我的电影剧本《丹心谱》的责任编辑，

这位章太炎大师的弟子、学富五车的兄长，给过我多少教诲，他那和蔼的黑瘦的面庞永存在我的心底。我曾在他家吃过几次饭，齐锡宝大姐手烹的美味和她谦和的话语，会永久地新鲜。这次，又是她想起了老舍先生这个被人遗忘的大作，而终于得以刊布。这对于研究老舍的创作史、创作思想和他一生心路的轨迹，有巨大的帮助。

齐锡宝的这个作用，将为一切老舍研究者所铭记。保存这剧本手稿的舒济大姐，则是我过去的同事，而且，在1966年8月4日，她曾与我一道被绑缚双手“游斗”，她就在我的前面，那天，她曾敏锐地预感到“要出事”，但万万没有想到那是她的父亲，一代文豪老舍先生投湖这件大事。想到这丝丝缕缕的一切，摊在我面前的这部手稿，便如同岁月般沉重，使我忘却了自身的卑微和文力的不逮，而写下读后的感受。

这部《人同此心》，自然并不是老舍先生的杰作，以今天的眼光看它，还显现出明显的粗糙。剧情的进展过于平直，没有起伏跌宕；人物的个性缺乏色彩，老舍先生那几句话就活脱脱写出一个人物来的绝技在这里似乎逃遁得无影无踪；故事简单、人物心态也简单、外露；甚至在语言上也没多少老舍式的丰彩，偶尔出之，也显得勉强，缺乏让人回味无穷的力量。显然，这是篇急就章，而且，是写的老舍先生并不太熟悉的人物与生活。从电影剧本的角度看，作品也太像舞台剧，台词多于动作，五光十色的生活场景——这本来是老舍先生最擅长描摹的——几乎压缩到了零。

这一切，其实正好提供了我们深思的基础。

然而，谁也不能不感受到剧本里所含蕴的热情，作者把自己对新国家、新生活、共产党的满腔真挚的热情，一并交给了剧中人，让他们一个个成了这热情的号角和鼓手。谁也不能不承认，老舍先生的观察和感受是那样细腻和真切，他把自己刚刚感受到的点点滴滴都宣泄到稿纸上。他写的许多平凡的细枝末节，在今天看来平凡到不值一提，但那时却充满着一种新奇感，仿佛都是革命性的巨变，让刚刚从美国回归祖国不久的老舍先生兴奋不已。他把自己的这种感受写进了作品。这种真挚、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情，令人深深地感动。

剧中的主人公冯光斗，简直是老舍先生的化身。甚至，——我猜想——连冯光斗的家

庭也是以老舍先生自己的家庭为模特儿的。

我想，冯光斗回国途中的一切感受，必是老舍先生自己的感受，连坐了四十天的船，经香港回国，在香港听说的种种流言，都是按老舍先生的亲身经历做模子的；冯光斗收到的一摞家信，老舍先生想必收到过；冯光斗去志愿军医疗队工作，临出发前家人嘱咐他：“多学习，少闹气……”也必是老舍先生自己领受过的最温馨的叮嘱——老舍先生自己也做过赴朝慰问团的一员，去过朝鲜，上过前线呐！当然，冯光斗上医院，在医疗队的生活是老舍先生所未曾经历过的，他只有借鉴别人的生活，写来稍嫌生涩，但只要一涉及他自己曾感受到的领域，冯光斗的心态与语言便立即活泼泼地凸现出来。请看他回国后，一进家门所说的一段话：

冯光斗：别拌嘴！（打开小箱，拿出一捆信）老吴，你看，这都是家信，一封不短。这些信感动了我，所以我赶快回来。我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思想。可是真爱祖国；他们连大带小都说新中国好，我就不能不快快的回来！到了香港，我听到无奇不有的话，我的心凉了点。可是，我不能留在香港。香港不是我的国家。进了国门，一路上所见所闻的都证明了家信里的话。你就拿火车来说吧，到时候就开，到时候准到，而且车里每人都有座位，都守秩序，每盏灯都有灯泡儿。就这一件事说，中国的确是变了，变得快、变得好！到了家，才这么几分钟，我不单看见我的老婆儿女是好好的活着。而且都有了新的精神，连娇生惯养的大傻子都比以前强壮了，有了胆量。我想，这不能都是偶然；其中必定有什么一股子力量……。

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变迁的人，才能从火车的变化体会到国家的变化。这体会是真切而具体的。（不过，让人寒心的是，这几年坐火车的滋味儿又变得不好受，有的地方，火车里每盏灯都未必都有灯泡儿。）不管这作品多么粗糙，只一句“其中必定有什么一股子力量……”就证明老舍先生是一个敏锐而且善于思考的大作家。

大作家也会有不成功的作品，但即令是这样的作品，其中也闪现出大作家的光芒；而功力不逮的作者即令有小小的聪明让人吃惊，却难以经营出真正的杰作。

老舍先生曾经天真地想过自己和共产党天然是一事。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谋福利的党，而他自己就是穷苦人出身（他很为这个自豪！）所以，他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情是绝对真诚又热烈的。他的这种认识在剧中人赵妈身上体现出来。当护士李芳在解放军进城后换穿了朴素的衣裳时，赵妈兴奋地说：“那正合我们穷人的适！”应当说，这其实是老舍先生自己最淳朴的情感。

可这是悲剧。老舍先生一直认为共产党最合他的适，他也最合共产党的适，可共产党里以江青为代表的人物却认为老舍并不合适，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那里，老舍是叛逆，在某些“无产阶级”那里，老舍是异己。这几乎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极左思潮下几十年来共同的遭遇。当老舍认清了这个“不合适”之后，他投湖自沉了。——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看了这个剧本，让人对极左思潮和错误更加痛恨，为此真诚讴歌新生活的老舍先生收获的却是冷冰冰的嘲讽和打击，对这剧本的“枪毙”，远超过了对作品本身的评价，而是对热情和真诚的扼杀，对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人格和灵魂的污辱。愿这样的事永不再来。

读了剧本让人掩卷长思，不管技巧多高的写作老手，设若不遵从创作的规律，而是按某种意志写作，也难以获得成功。过去、按长官意志办事，去写“任务戏”；如今呢，又有所谓“行业戏”，实际上是按金钱的意志写作，这与“政治的粗暴干涉”性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这回的“长官”改成了“赵公元帅”，不管挂上什么商品经济的美名，也还是对文艺的粗暴干涉。创作实践将如否定过去的“任务戏”一样，否定改头换面的“行业戏”，否定一切不按创作规律办事的次文艺现象。

单凭热情是很难写出好作品的。只有熟悉生活、写出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物，才会感人。再深刻、正确的思想、意念，也只是赤裸的思想，若不附丽于鲜活的人物，就难说是文艺。恩格斯主张莎士比亚化而不主张席勒化的召唤，是这位文艺理论家的真知灼见。显然，老

舍先生的这部作品过于席勒化，人物成了理念的传声筒。这部作品不成功的地方是在艺术上，而不是在思想与情感上。

然而，江青的判词却只有政治上的绞杀。可见，这位“旗手”的恶言恶行恶德，并非在“文化大革命”中才突然生发出来。在她并不“辉煌”时，她也不甘寂寞，而是将棍子挥舞起来，一直杀向权力的顶峰。老舍先生的悲剧从这个剧本的命运中就已经决定了。可惜，他和我们的许多父辈一样，依旧在快乐的梦和对自己的迷朦中“潇洒”了许久，终于喝下苦涩的酒。

假如我们一开始就尊重知识分子的热情和真诚，尽竭力保护这种崇高的爱心，并且极为善心诚意地将这朴素的情感导向自为的王国，我们将创造出怎样灿烂的时代？！

这个剧本几乎是一个文学时代的模特。文学巨匠们真诚地服膺了新的生活，用满腔热情歌颂自己尚不熟悉的东西，把自己放在士兵的位置，忠诚地冲锋。却没料到有不公正或偏执的“执法队”，不断地砍杀热诚。以至于身心交瘁，连笔也生涩了。许多人在这个时期都没有越过自己曾越过的高度。

当然，老舍先生的《茶馆》是个例外。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杰作。如果熟悉《茶馆》由剧本到演出的坎坷史，就不得不承认，是许多意外的呵护保佑了它。绝不能因《茶馆》的成功来说明那个时代文艺政策上整体的正确无误。应当看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同“二百”方针一样，在那时也没有很好的贯彻。不然，就难以理解如此热诚歌颂新时代的作品怎么会受到政治上的极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氛围。这氛围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新中国刚成立时。作家们（特别是非解放区来的作家们）大多数对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及领导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是诚惶诚恐的。他们唯恐赶不上新时代的思潮，自己是努力追求，快马加鞭的。他们并不以为那些批评是苛求，总是觉得自己落伍。

老舍先生算是自信心较强的一位，他相信自己最合新时代的适。所以最为活跃，创作力也最为旺盛，甚至最自觉地把写作当任务、也为各种任务而写，其结果，他的觉悟也最

使他心魂震荡，终于产生了走进太平湖的念头。

说他清醒了、说他勇敢、说他不堪污辱、说他为自己所热爱的文化而殉都各有道理。但他的死，是给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学画上一个粗大的惊叹号，是不会错的。记的我的戏《太平湖》在排练时，一位“文革”时还没念小学的年轻演员突然哭起来，说他简直不明白这么热爱新中国，热情歌颂新生活的老舍为什么会遭到那样的命运。这位年轻朋友的提问应当载入史册，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提问和思索。

我们共和国年轻的黄金时代，贫穷而有希望，但也有可怕的过失；也有日后发展成巨大灾难的祸因。老舍先生这个《人同此心》的命运，就是个很好的证明。这件“出土文物”，所带给我们的提示，正是要我们透过斑驳的锈迹，看到工匠们的不幸，警告我们让过去的永不再来。

无论如何，这剧本向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代文学巨匠的艺术功力，而另有深意存焉，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表这个尘封42年的并非杰作的剧本，是一件大事，大好事。

真诚终必获取胜利，文艺将永远拥抱热情。我屏住呼吸向云际默祷，老舍先生，您可以欣慰了！■

1993.11.5 凌晨毕

【读者来信】

1. 董援朝、杜远景谈沈迈克的主题演讲

沈迈克，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果然是名不虚传，中文地道，思想深邃。他和老麦合写的那本《毛最后的革命》让我遭了大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买到手，过海关时，还让人家扣了。枉费了许多银两不说，还生了一肚子气。■

武汉，董援朝

还是姜老的辣，沈迈克的主题演讲，让我大饱了眼福。不过，看他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弯弯绕”。按理说，这“弯弯绕”的风格，应该是中国人的专利。生活在蓝天绿野，空气清新，不知雾霾为何物的瑞典，沈迈克可以把文章写得清通顺畅，让人一看就懂。■

沈阳，杜远景

2. 李晓军谈萧小红的“身份政治”一文

记忆第163期，有法国华裔学者萧小红谈“身份政治”一文。此文对我很有启发，“身份政治”其实是“集团政治”或“帮派政治”中的一个从属概念。它是集团政治的等级制的产物。它的根子有一半扎在封建的土壤上。希望贵刊多刊发这样的有创意有分量的文章。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萧教授遗漏了毛家的一个重要人物，毛的表侄女王曼恬。这个女人其实蛮可怜的，本来可以平安地度过一生。因为她是毛的亲戚，57年她的丈夫，著名的诗人鲁黎被打成右派，她服从政治需要与之离婚。文革中，她在天津当主管文教的书记，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的党组成员。文革后，成了“四人帮”的代理人，以悬梁自尽终其一生。

萧教授的“身份政治”其实还可以写个续篇——毛的孙子毛新宇和台上台下的“红二代”很值得一写。■

3. 余汝信谈胡鹏池《关于“工宣队”情况的若干考证》等文之误

贵刊164期胡、但《关于“工宣队”情况的若干考证》等文，涉及军队部分存在若干误差；

1. “工宣队”一开始应曾称“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而非“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p73）

2. 中央警卫团 1953年5月以公安警卫师第一团为基础组建，归公安部第九局（又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建制领导。1959年划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1961年3月起改属总参谋部建制领导。1960年代团长张耀祠，政委杨德中。“8341部队”为其代号。（p74）

3. 杨德中 时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p67）及

4. 警卫第一师 1955年9月由公安军警卫师（前又称公安警卫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警卫师。1959年1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师，划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1963年4月改称首都警卫师，建制改属北京军区，由公安部队指挥领导。1966年6月1日起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番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1962年5月至1975年7月该师代号（不是番号，首都警卫师、警卫第一师等才是番号）4874部队，1975年8月1日后改代号为51112部队。1968年时师长陈杰，政委姬长馥。田占魁时任师副参谋长，1969年8月后方升任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其时师司令部下辖警卫、通信、军务、训练、管理科，并无作战科（1976年后警卫科方改称作警科），故“带队的是作战科长惠宪钧”应有误，而且，既然田副参谋长都去了，为什么不是田带队？（p74-75）

5. 海军宣传队赖尚林，时任海军后勤部油料运输部部长。（p75）■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辑：梨洲

本期校对：忆陵 宁人

本期版式：启之